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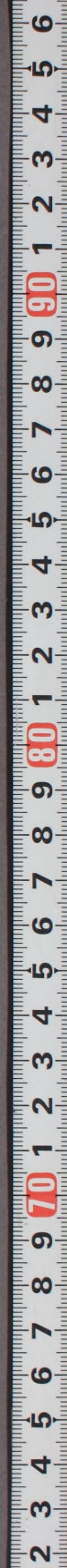


屏溪先生集四

疏 收 議
書 啓
呈 狀

共三十

~16
2419
4



2419
30-4

屏溪先生集卷之七目錄

疏

門生疏

代館學儒生李著定等辨允遂兩先生被誣疏

代掌令宋思胤請 賜 萬東祠祭田特謚宋

公甲祚疏二段

代繕工直長黃順承請增修楊經理廟疏

門生疏



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疏

門生疏 丙申

伏以臣等之師前大司憲臣權尚夏以家禮源流序
 文及先正臣宋時烈墓文事被一邊人誣詆罔極李
 世庚柳奎輩唱之於前李真儒崔錫文和之於後至
 於柳鳳輝鄭拭之劄出則其所構捏聲罪者轉益層
 加無復餘地此豈非斯文世道之一大變怪耶其受
 誣委折甚多而臣等既嘗出入於尚夏之門與聞其
 事實則固宜一言辨明以破讒說之惑亂而且於真



儒之 筵奏摘扶尚夏疏中一句語直歸之憂逼
聖躬則此殆一變告臣等崩心痛骨久益駭怖顧何
忍怵威畏禍不敢一爨其寃於 天日之下哉茲敢
相率而冒死陳爨伏乞 聖明澄省焉竊看 殿下
所以處分之者 殿下之意以爲源流之同修共編
云者固是好意而尚夏序文之專屬於文忠公臣俞
棨者爲一偏也遂乃扶抑太偏是非顛倒以至激惱
宸衷燒火其序特施譴罰此臣等之所以痛恨寃鬱
者也夫尚夏之以是書專屬於棨者蓋以集解爲一
大證而真儒鳳輝輩必欲以集解爲誣臣等請先陳

集解爲初本之證以明尚夏之以是書屬於俞棨之
實兼陳彼所謂同修共編者出於末後事勢窘遁不
得已糴出之狀焉蓋棨於丁丑後謫居林川也輯成
家禮集解其所謂王朝禮乃其末卷而棨之手筆亂
藁尙在其家矣及至壬午與故執義臣尹宣舉同棲
錦山互寫脫藁以成中本源流之名實始於此矣棨
之行狀宣舉之季譜皆言源流命名之本意而俱係
於壬午季間且當時互寫之本與棨家所藏中本亦
皆以源流書之自是之後兩臣書牘間皆稱源流則
其壬午以後中本之改以源流者鑿鑿可據矣即今

鄭澆家藏本實其祖故進善鄭澆所謄出而名以集解若使澆之謄出在於源流定名之後則必無書以集解之理矣其所謂集解者實是源流之初名而其謄出於林川之初本者不啻較然以此觀之宣舉於其中本雖有互寫參助之工而至於初本則無所與焉彼真儒輩實恐集解之說出而宣舉不干是書之狀漸益綻露又慮尹拯之所以主張者全歸虛地今者遯院之說公然做出以爲宣舉與先正臣宋時烈及鄭澆會於遯巖書院時宣舉不書題目欲名源流而時烈謂以可名集解又曰其後鄭澆之謄出也

已死矣蓋其意以澆家所藏元非初本而其名以集解者只爲欲從時烈之言其所云云不但全不成說言言無一不出於虛罔今以宣舉季譜見之源流之成實在於壬午而遯院之會在於丙戌成書五年之間寧有未定其名之理况編書而不書其題目則未知其所編成者何書真諺所謂題前述文豈非可笑之甚者乎且澆之所謄若在於槩已死之後源流之爲定名已自槩生時矣其傳謄之際不用主編者所定之題目反以時烈數十年前語次間泛論而別作一名者必無其理而况時烈於文字間每以源流稱

之則其謂集解之名出於時烈者不亦誣乎且以集解源流兩本觀之雖是一書而編錄取舍則不無詳略蓋集解略而源流詳其爲先後本又可據此而知之矣真儒乃以鄭游所謂綱與目無加減之說欲作集解不得爲初本之證至謂集解便是源流源流便是集解其所謂綱與目雖以宣舉小序觀之實指家禮大文與註則其加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固也源與流詳略之不同何干於綱與目無加減之說而乃欲混淆爲說并與全書而歸之於無所加減其計誠欲巧而反拙兩本俱在焉可誣也且宣舉季譜中遯

院之會非一而一時僭友之會者無不錄之養則不與焉且養之日錄尚在游家與宣舉季譜考之其譜中遯院之會凡五次而丙戌壬辰則養在京供仕餘皆在比安任所養何得以赴會耶其遯院云云之說全出孟浪而乃反以尚夏據竇之言直驅之於告君不誠之科人之無狀胡至此哉且聞真儒於昨季冬抵書於游始問集解事其所謂聞於堤川任所者又是罔也特召詢問天意丁寧而其所告對無非面謾必欲眩惑天聽及至退出又慮筵對左於抵游書則移書於秉筆之堂后累次往復終至於幻出

舉條其用意之慘巧誠不忍正視也至於宣舉所撰
檄狀文及與李廷夔書皆以此書屬之於檄此則前
後章牘既已詳陳臣等不復贅陳而今若不以一毫
私意着肚裏公正判案則其將屬之檄耶屬之宣舉
耶於此而看得分明則可知尚夏屬是書於檄者十
分是當矣嗚呼拯之經營攬取者固已久矣自宣舉
之歿其一家文字則皆以源流專屬於宣舉而元無
共編之語若宣舉年譜即拯之所編而其譜曰先生
讀家禮以爲非古經無以考其源非衆說無以盡其
流於是與市南手書編次云云其所謂先生即指宣

舉市南即檄號也以此觀之雖曰與市南手書云云
其指意則實欲專屬於其父而於其撰檄之誌文則
源流編成事沒而不稱其意又可知也至於尹行教
則以爲世傳謂吾家書吾家書云者非出於行教父
子則世人何得而傳之頃者沈壽賢乃於 筵對以
爲吾家書之說實行教之言非拯之言以行教有若
獨發此言而拯實不知者然其時行教父子與俞相
基累次往復爭競多端則行教雖甚愚騃寧有以其
書不稟於其父之理况其後拯之答相基書演繹行
教此言而不以爲妄則行教之言豈非拯之意耶且

尹東洙抵書於人曰曾王考所自撰源流草本書乃爲自當又曰彼邊則必以此爲大謗誦而雖此邊亦以一書兩屬爲疑以此等文字說與如何云云其謂曾王考即指宣舉此則欲以專屬宣舉之意廣播於一世也所謂草本書即宣舉所撰源流小序也其書不言某人所編故東洙之言引以爲證此果非拯之意則東洙之言顧何敢如此第未知宣舉之意本如此耶宣舉之所撰棨狀文及與故參判李廷夔書皆屬於棨若獨於此序而隱然自當則此已自宣舉而不美矣如或不然而今其子孫之言如此則是自其

子孫而誣之也又奚足言拯家諸意本來如此故於相基之累請刊行則遷延推諉終不肯許而對其知舊則每以此書謂其先人所編不知者之僞認以尹家書者無足怪矣以判府事臣李頤命書中青林寺陪宿時果不知爲他家書云者觀之拯之必欲自專而不曰共編者蓋可知矣及相基之以此徃復迫而詰之則始料自專之計終難得售畢竟以共編之說突然出之其勢固窮蹙而其辭極詖遁矣以此言之其所謂同修共編者初非出於好意而實出於不得已也其逶迤屈曲苟且彌縫之意豈不彰著較明乎

噫父事之地恩義既淡編輯之工關係且重必欲駁駁然攬作已有者固出恆情之外而况其師之付托修潤臨訣采勤前後書尺丁寧懇摯而一則曰非所托二則曰全不記是可忍爲者耶且拯則曰全不記奎則曰家事也錫文則曰左右提挈勿替切德奉托只是一事而其說三變莫適所指者何也且辛巳夏榮之子命與書問源流事則拯答以此中無當初草本及至癸巳抵書於李頤命則以爲手寫之草本尚在此中既曰無之則其尚在云者何也果有之則謂之無者亦何意也豈以經營費力其來已久故前後

之言自不得不然耶噫集解委折如右較然則其必欲專屬於宣舉者其計既謬矣從前排布必欲自專則末稍共編之云其說亦不誠矣前後變幻手脚盡露有識之嗤鄙當何如也尚夏序文中蘇張手段實是據此而言也寧有一毫過情哉至於拯之背時烈一事前後章奏之間發之已久而至於近日上自大臣下至章甫說之殆無遺漏臣等不復爲支蔓之語而第今日紛紛實由尚夏序文中邢七狼狽之語則臣等亦豈不略辨之哉蓋師生大倫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藥子所謂生三事一之義雖數十季來已陳之

說而義理頭腦無出於此蓋恩莫大於父子義莫重於君臣而師道之重與二者鼎立何哉父生之君食之而無師教以充其知則仁如父子而無以知其孝義如君臣而無以知其忠大而三綱五常細而百行萬善舉無以盡其道矣是以中庸九經尊賢居親親之上師道之不可輕如是而從上聖賢立教垂訓就養無方則恩視父子服勤至死則義方君臣其與二者鼎立爲三夫豈苟然而已哉惟三者之間或隨時隨事互相輕重則有焉非君師父真有輕重也事變乃有輕重也蓋父子固是天屬而古之人見危授命

許國以死則父子之親不遑暇念者有之而若如顏子畏匡時問答則爲師致死不暇顧親之義亦可見矣此皆當事變築底處不得不權其輕重而處之而要亦不失乎天理之正也生三事一之大體亦何嘗以是而真有所低昂耶然則人之所以知父子君臣之重全父子君臣之倫者莫不由於師教苟昧此義則無父無君之禍亦未必不由於是矣彼錫文輩乃曰父師無輕重之說羅列而陳之而相隨以入於無父之域此固無識悖謬之甚誠不滿一哂也噫父師之無輕重經義旣明則以 殿下高明之學寧有見

不到此而 批旨之間每以此緊緊引重者豈非以
凡爲師生之義各有深淺厚薄之殊則不可一例比
論於父子之親而且父師之間若有大讎怨大變故
則其勢不得不差別而然耶拯之事則有不然師事
時烈餘四十季其恩義之重無異七十子之於孔子
則比之天屬之親豈有差分而其所謂墓文 殿下
既經 睿覽則其非大讎怨大變故不容不絕之實
聖明既已洞燭矣其何可以輕重言哉今之誣時烈
者每以時烈於宣舉生前稱與死後斥毀爲可背之
一端而此亦有可言者夫宣舉之所以見疑於當世

者唯有兩事儉生與黨惡也所以取重於君子者亦
有兩事悔過與絕鑄也方其儉生也人固恥之而其
其悔過則賢而取之方其黨惡也人固惡之而及其
絕鑄則進而與之夫人之心豈有他哉不過善善而
惡惡焉耳及宣舉歿而拯受賊鑄辭文不諱其平日
相與之篤然後其父黨惡之迹彰而絕鑄之言虛矣
至引其父疏語以明其自廢之不由於江都事然後
其父儉生之實著而悔過之說誣矣此拯之兩世本
末只如斯而已而時烈所以處宣舉之前後有異者
亦由其父子之處義前後不同故也其所以善善焉

惡惡焉者莫非一公案打出則此豈可爲背時烈之端耶噫設令拯之背時烈出於爲其父之意旣無可背之端則尙難免犯分之罪况其心不專在此而自有所計較者耶嗚呼拯之家法多在利害士類之竊議久矣時烈嘗以賊鑄爲斯文亂賊而爲鑄黨所仇疾故已自宣舉在時反以世禍目之及至癸丑姦黨窺覬時事將傾則拯乃以其父已酉擬與時烈書始眎時烈其書卽勸用賊鑄者而換其父年譜也又極意贊鑄時烈於是固疑其心矣鑄旣得志士禍滔天時烈首被毒鏑北竄南遷而拯於是時乃拜亞憲旣

不肯以一言白時烈之寃又不敢以一言斥鑄之惡其怵畏軟媚之狀到此益著洎乎庚申世道更新羣凶伏法則他日事翻禍色必酷而時烈將爲孤注矣拯必欲先自違貳獨占便宜而顧其羽翼未成事機難乘不幸朝論稍歧附麗漸多則始乃托於十餘年前墓文又以世間流傳之言皆歸時烈之自造張皇噴薄視若仇讎而依違出沒乃其本色故亦不敢斥言絕之發端之後猶復羈縻內蓄背恃之計而外存師生之名或怨或怒旋復乞憐前後意態閃弄非一而終至於背絕而後已以此觀之雖自謂其心不出

於利害人孰信之矧至己巳時烈卒被慘禍而拯乃
騫騰則其所受報明若左契程子論邢恕之狼狽斷
之以義理不勝利害今於拯亦無以改評矣今之論
拯者雖欲千言萬語救拔拯身而依然在背師之地
耳尚夏引邢七之狼狽謂之本來伎倆者正指此事
而以近日源流事合以論之則其所謂一則背師二
則背師者實的確語也噫尚夏疏中人心晦塞不以
爲異云者其意只爲自拯背師之後一世之人心漸
溺義理益晦殆不復知有師生故爲是之懼而言之
如此真儒拈出此語隱然歸之於揆逼 上躬之科

其所設計與向來貶薄君父云者同一手段士林之
禍其昉於此矣噫嘻慘矣只此一言足以覷破其用
意而 殿下不惟不斥反 賜嘉獎今若一任其讒
陷之計構成臣師之罪則未知 殿下將置臣師於
何等地耶思之至此寧欲痛哭而不可得也至於錫
文之疏極令人一笑自托於爲師伸辨而無一言明
白條論滿紙張皇只是辛酉擬書一張渠將以此書
出而拯之事乃可辨耶以臣等觀之拯之心迹於此
而益彰露無餘矣其所臚列罪狀元非師生間規箴
之意架虛捏無慘毒悖謬直與己巳姦凶輩構殺時

烈之啓節節相符嗚呼尚忍此哉尚忍此哉尚夏所
撰時烈墓文中駭機交煽等語蓋因其時形迹之自
露者士林之所傳者而今者一副公案忽自渠輩而
發之雖自曰不自手犯此正以刃殺人而曰非我也
刃也臣等之所欲說者不待苦口而已自明矣姑就
其書而論之則時烈罪惡實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
所共誅即宜上訴時君下告士林聲罪致討之不暇
而拯於辛酉後四五季猶且以師生之禮自處者何
意也且其論列句斷平生則其前八九季之間亦非
別人耳至托其父傳後之文者又何意也況於甲子

往復之書乃曰凡所以妄生疑惑豈皆得正若蒙門
下追惟舊誼俯察人情平心徐究曲加哀矜則幽明
受賜疑結俱釋只在門下一言之間云云既以時烈
罪惡爲如此則其以一言而哀矜之者何足爲光華
而至謂幽明受賜其所乞憐如此之勤者抑又何意
也果以時烈處心行事一如其書之所論列則其師
事也求文也乞憐也不過爲典忍回互之人果以時
烈道學可以爲人師文字可以信來後一言可以榮
幽明則其構罪於必死之地者亦不過爲戕賢毒正
之人矣未知拯於斯二者果無其一耶自錫文疏出

不但一邊士流之以此罪拯者添一節矣雖平日右拯之人亦多有駭惑者噫宣舉之己酉擬書拯出之而宣舉黨鑄之實乃著拯之此書錫文發之而拯交煽之迹畢露此豈非天理孔昭既有其實則畢竟自不得不呈露也耶噫自有拯事右拯之論者皆以拯之背時烈謂由於墓文之辱其父而 殿下父師輕重之教亦引此而長之曲爲拯地矣墓文本無訾辱而既經 睿覽則彼輩乃變其說曰拯之背師非出於墓文若是則向來由於墓文之說又却落空矣 殿下所謂輕重之教恐無可施之地耳未知 殿下

將以何等義理復爲拯安頓耶輕重之目既知其着不得則不過爲逞憾於時烈也構罪於時烈也尚夏背師之斥豈不爲恰好題目也且於鳳輝等劄則至以尚夏少事舉業爲疵程伊川曰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舉業果可爲人疵則伊川何以此教人也且明道晦翁皆登科第而若我朝儒賢亦皆不免未聞以此爲盛德之疵矣鳳輝輩豈不知此而乃爲此童子不若之說何也其劄又以歸重事一之義爲一大罪案噫數十年來此義幾乎廢墜臣師之眷眷憂懼者蓋未嘗不在於此矣今若以重事一之義構罪臣師

在臣師未必不爲光華而第未知扶植此義者反有其罪則必也背絕其師讎視事一之義然後乃可免今日之罪案耶其劄又謂初本之槩獨手寫者見方藏在何所此亦可笑凡編成冊子若已修正脫藁之後則詳略固不同矣詳者爲正本而略者爲草本既有正本則其草本不過爲筵籬間一棄物槩於當時顧何能預料七十季後有此爭端而緊緊畱藏以待鳳輝輩推索耶此書編成實始丁丑則去壬午五六年矣濬之謄出蓋在此時若在壬午後則必謄其正本何取於草本耶臣師向日之疏言論義理直截痛

快正如水臨萬仞無少屈曲有何密設圈套有何關鍵甚密耶且如濫致吹噓等醜悖之說只欲以惡言相加全無倫理辨之汙口臣等誠欲無言也嗚呼尚夏所以論拯者固以明倫理之重劈邪正之分而有辭於天下不易於來後者特以忤彼輩之所尊犯殿下之所忌故特怒轉沸火色漸加內而燬書之慘斯已極矣外而罷職之譴更無顧惜是何 殿下之明乃爲此舉措也噫其書雖可火而其道不可火矣其人雖可罪而其義不可滅矣此於尚夏何所損益殿下所以湮絕其源摧闕其道者已至此極臣等之

結轆冤痛豈但爲世道之變斯文之厄而已哉噫朱子有言曰天地之生萬物聖人之應萬事直而已此蓋孔子所謂人生也直孟子所謂以直養之意而固先聖心授法門也時烈之一動一靜一言一默莫不遵用朱子故一生所秉執以死生者顧一直字耳於其臨訣亦以此意眷眷傳授於尚夏而尚夏奉持此義實有以身殉之意今若氣勢所壓媿嬰苟且使斯道不復明於今與後則師生付托之意果安在哉今日之破敗未必非一直字爲之祟耳然臣師之所擔負卽時烈之道時烈之道卽朱子之道而孔孟以下

相傳之道也如青天白日正大光明雖有彼誣正人千百輩顧何足一毫氛翳爲哉所可惜者只 殿下處分也 殿下於丁卯年間答時烈之疏則曰尹拯之罪非一時膏災之比又因白光瑚疏而下備忘記則曰尹拯之背師醜正實是世道之變而斯文之罪人也拯只是一拯耳時烈亦一時烈耳至於今日於拯則生而紆大老之禮歿而加先正之稱待之以大賢醇儒於時烈之嫡傳則厭薄之不足而非斥之非斥之不足而譴罰之並與時烈而無所顧藉豈以大聖人作爲前後之顛倒若是也拯之於時烈義則師

生恩則父子挾私憾怵威禍卒至背絕而 殿下視以正當反加尊尚尚夏之於拯義不過同門情不過知舊為師道扶世教引義嚴斥而 殿下恩禮頓踈毀斥無餘此豈 聖明之本心哉必有一時之所障蔽耳 殿下若於清朝之間平心易氣詳察茲事首尾徐究前後 處分則必將惕然於 聖念而翻然覺悟矣臣等俱以蒙學久蒙尚夏教育之恩今若囁嚅畏縮終不能一白尚夏之誣則是臣等亦有負於事一之義尚何以議人之背師哉茲敢不避斧鉞之誅瀆擾於 靜攝之中死罪死罪臣等無任痛迫惻

抑屏營之至

代館學儒生李著定等辨九菴遂菴兩先生被

誣疏 丙申

伏以今日之事尚何言哉妖孽荐興變故迭出君德孤而國家將顛師道崩而倫紀將滅東京黨錮之禍南宋偽學之禁迫在朝夕臣等忝居首善之地目見亂亾之兆若畏威怵禍終不敢一言則不但無以有辭於後世其負 聖朝菁莪之化者無以贖其辜矣茲敢略彙前後事實相率呼籲焉第伏念 聖心一係先入是主向來章奏非不詳陳而 乙覽瞥過嚴

批旋下此必不少徐究而然也今臣等不避鈇鉞猶且苦口而力爭者或冀日月之明有所更照斯文之運得以回否也茲事源委既長辭說甚活雖以聖學之高明有難草草看了斷其是非伏願聖上勿以靜攝之有妨省覽而不肯加察也差待少安之間間留神雖至旬月之久必使事實融會是非瞭然然後明賜處分則臣等雖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萬萬無恨矣嗚呼錫文輩之疏鳳輝等之劄出而三朝賓師之大老一代禮遇之儒賢被讎既極譴罰隨加士林之痛恨駭憤曷有其極哉第伏見前

後聖明之批旨一則曰予意堅定一則曰如予之不動何哉不識聖明所以堅定而不動者果何故耶若以父師輕重之別斷定國是則錫文等何為卒變輕重之說而初為本源之論也若以致疑本源為言則鳳輝等又何捨本源之論而更以輕重為主耶今乃各主一說以為斥先正之計而不覺其言之兩相矛盾隨處破綻矣不審聖明何所適從而斷以國是耶嗚呼父師之無輕重者常也父師之有輕重者變也聖人言其常而不言其變故生三事一之義互古今而不泯若父師之間不幸有變則當觀所遭

屏溪集 卷之七
之輕重方便自處以示痛迫不得已之意可也然而
所謂變者謂於父師之間有人所共知之讎而不能
兩全者也然則此事是非但當辨之於父師之間讎
怨淡淡之如何而已今尹拯則其師元無讎怨於其
父弟子只有私憾於師而公肆誣詆絕於不當絕之
地其所處義果何如也藉曰其師果有本源言之
可疑則爲弟子者固不無質疑辨難之道而乃反回
戈倒攻驅其師於罔測之科此果一毫近似於質疑
辨難之道耶彼右尹之徒每以其師之背先正臣宋
時烈專由於墓文一款而向者學儒之疏明其墓文

元無詆辱之實則錫文等不得已而變爲本源之說
取證於辛酉之擬書而擬書十季之前已有墓文不
滿之憾且其擬書据撫構誣專事醜辱雖欲謂之平
心規諫而終有所不可誣人者故鳳輝等又不得已
而還爲墓文之說矣噫此輩先出一說而其說敗遁
則又出一說其說又敗則復持前說其求說不得莫
適所指之狀有不可掩矣此實斯文莫大之是非而
欲以如此詖遁之說硬定國是臣等請先陳拯平日
心迹之彰露者并及近來章劄誣悖之說一一洞辨
焉拯之背師雖由於墓文而其實則所以背之者本

出於禍福所謂墓文之事不過一資斧耳夫拯外爲文飾蓋覆要得令名內實依違苟且圖免世禍此卽家庭之所傳受者也當鑄賊之盜名也拯之父宣舉誠心慕悅許以妙季超詣及鑄改註中庸勅爲禮說則世皆知其爲斯文之亂賊禍心之包藏而宣舉獨恐其脅喝一意愛護終至言絕而實不絕矣拯又一遵其父之遺意至誠扶鑄而猶不能顯然背絕於時烈者或恐得罪於士類也及乎鑄黨漸熾威勢日張而時烈讒構溢世禍變將迫則拯於是怵然自危必欲背先正而附賊鑄謀所以脫落一身之計乃於謁

文之日始發其父己酉擬書其書則力援賊鑄致斥大義者宣舉之平日心迹畢露無餘時烈所以疑宣舉者到此益深故及其撰墓文也自不能滿足於拯意則拯乃持此爲背貳之欄柄噫拯之眎是書於時烈也豈不知時烈疑其父之心旣知其父之見疑則墓文之不能滿足於其意又豈不知哉然則其以援鑄之書眎之於請銘之日者莫非拯故爲經營思所以自絕師門超出禍網者也顧其墓文略示抑揚之權度本無一言之疵辱實不足爲背絕之證故貽書親友又創本源心術之說至攻時烈道學而有若見

其不是爲此背絕者然其設計糝換誠不忍正視也今錫文等推演其說以爲拯疑時烈本源心術而絕之者有二焉故參判李惟泰禮說及木川事言根是也所謂禮說事蓋在甲寅秋時烈以議禮待罪畿甸也惟泰爲著禮說送示時烈其說間有不必言而言者亦有可以東西看者而其大體無害故時烈略改字句而還之及惟泰被謫之後頓變前見改著禮說之言盛行於世時烈雖不信其說而只訝人言之如此適因拯之來拜棘中言及惟泰事則時烈亦言所聞第令覓見其禮說時烈之意蓋欲辨其傳來之虛

實而已拯歸以書問於惟泰則惟泰書極口自明怨詈時烈拯遂復于時烈曰前日所謂禮說聞李生頰之言則曾往復於門下又曰旣無變說云云時烈答書曰聞此兄言我論禮誤可死云云愚謂此必以爲當初論禮極言不諱其勢當死云而傳者轉語之誤耳其後又聞此兄作新說頓異前見旣而李廈卿來說曾拜草丈於松京路上其論可異雖不信聽亦不能無訝故於子仁臨顧之行奉要覓見其禮說矣及承回示則又自信前日相信之不謬也甲寅秋往復誠有之間有以愚意修刪者矣其原說間有不必言

而言者而其全篇自好似無害矣云云頗惟秦子也
草丈惟秦號草廬也廈卿禫字也子仁拯字也以此
觀之伊時傳說之播人耳目不勝其藉藉則時烈之
聞而致訝對拯云云固非異事畢竟吳始壽輩果以
惟秦變其初見貽書時烈與之相絕請釋蒙 宥始
壽輩若不有所聞何以建白而敢釋乎然則惟秦惡
得免士林之疑而變見之說初不出於時烈者不亦
較然乎今錫文輩疏中使疇錫覓出不得之說有若
時烈故稱所無之新說而以陷惟秦者然此豈非誣
罔之甚乎以時烈書中所謂承回示自信不謬等語

觀之時烈與拯相對時未見其新說而只信惟秦之
不改初說者尤益明白既不得見新說使之覓出者
豈有是理且時烈所以處惟秦者不信人言終始愛
護之意至於如此可謂不失故舊之義寧有欲陷之
意耶噫拯以懷憾伺釁之心幸有此事必欲巧詛而
陰中外若調停而內實交構其設心固已黯黹而又
手錄棘中問答裒輯其時往復書札作一冊子增衍
所無之酬酢拈出書中句語別爲論斷如史筆之斷
案其牽湊捏合專事構罪極其慳巧而如所謂覓出
不得之說亦不過手分世界中化現出來者果於當

時有此語句則時烈答書豈不一言提答耶彼錫文輩乃以此語視爲奇貨欲作醜正之左契而不自覺其師之姦情隱行因此呈露誠可哀也所謂木川事儘有委折士人許璜卽承旨臣玠之堂弟也居在陽城至今生存而錫文等以爲京鄉所無窮索不得云其子澗等上來陳疏見阻喉司而旣已騰播於中外矣其疏略曰臣父璜居在溫陽時因事到木川歷過士人尹案家相與打話之際尼城院儒通文適到見之則乃尼城書院以故執義臣尹宣舉配享事而列錄諸邑中木川之下有江都俘虜豈合享祀八字臣

父於還家後見同里士人趙文宙韓尙謙說及此事則答曰君果得見耶吾輩亦聞之矣云云厥後湖中士人無不傳說及至辛酉春先正來住水原萬義地臣父卽往拜偶以通文中木川下八字之說提及則先正曰果如君言則木川風習誠可寒心逮夫先正還歸之時臣父仍隨往行到德坪李翔亦自全義來迎先正謂翔曰聞木人醜辱美村其習可惡公爲院長能化之乎云而仍以所聞於臣父者言之其時臣父在座參聽故詳記如此云云美村宣舉號也蓋其時李翔聞先正之言欲使院儒摘罰則人多致疑於

柳壽芳而木人深諱固隱有難的知必考其筆迹然後可以得其人故通文尼城還索其文則尼儒答曰僉尊尊賢之誠不勝欽仰第已過之事不必更起鬧端木儒再通則又答以元無懸錄之事云其前後所答自相抵牾蓋其意欲諱隱之也自是之後拯不怒木人而移怒於先正之傳說累度貽書迫問其言根於先正則先正不得已遂舉許璜以證之澗等疏謂其父與尹自少相熟云而拯一不問之於璜而勒歸之於先正之自做自播者抑獨何心而今以見存之人直謂之亾是其欺誣 天聽若是無忌則其他譁

張眩幻將何所不至乎至於柳壽芳事則壽芳與惟泰論宣舉立院事有不滿之說故惟泰會宿於奉恩寺時舉似於時烈蓋壽芳之言即私相可否者而在乙卯以前許璜所傳乃通文懸錄事而在於辛酉事端既別季條迴左而今錫文等謂李翔之問則謂出於壽芳答拯書則曰問於許璜勒謂之所答各異終歸於孟浪之惡言已極誣悖而又謂沃川通文出於時烈門下而戮辱宣舉甚於木儒尊尚之意果安在哉云此亦有可辨者蓋拯之與人書以其父江都事謂無可死之義而反斥先正臣李珣謂真有八山之

屏溪集 卷之七
失沃儒之發文痛辨實出於爲先正之意則與木儒無端毀斥者不特有間此時烈於木儒則斥之於沃儒則不斥者也各有義意然則當初激發沃儒之通文者是誰之過也誠可笑而不足辨也彼錫文等謂拯所以疑先正本源者二也而二者虛罔若是而又於其下曰拯以此二事淡欲一造痛言而時烈時在棘中故拘於時議泯默不發云時烈之荐棘自乙卯至庚申矣禮說云云欲論其事之虛實則猶係乙卯以前事而若夫木川說則乃是辛酉年也錫文等亦以爲然拯雖欲一造痛言於時烈在棘中之日庚申

以前其何以途料辛酉未來之事而有所云也此其辭說自相逕庭眞所謂童子不若也若夫拯之辛酉擬書視壬戌抵故相臣朴世采書尤極慳毒其所構罪雖古之竊奇禱杙亦不若此之甚矣其臚列過惡則曰發於行己曰發於接物曰發於符驗曰發於文章曰發於事功曰氣質之不能變學問之不以誠其比擬無倫則曰類少恩之申韓曰同穎川之鉤鉅曰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擬之於漢賊曰三百篇諫而比之於昌邑王甚至以州縣饋遺富貴門庭蚌鷸變觸辛葷鱗甲等語百般齟齬一意構捏惟恐一言一行

之或免於無狀小人之歸臣等看來不覺心膽俱裂也其書謂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云云噫時烈一生必以第一義自居毋落第二義其發之言語見於事爲者率皆正大光明未嘗不出於天理之公而其辟劃義利一刀兩斷則固可謂朱子後一人故其章奏陳戒莫非逆耳之言知友規責不避激觸之語終致羣小構怨酷被慘禍且時烈每誦朱夫子宋元憲籠絡之事吾所不能之言爲沒身佩服之符是以接人應物之際一用直截底道理真如水臨萬壑無少屈曲其曰利其曰霸雙行并用云者豈非萬萬不近而顧

奚異於指伯夷而謂盜跖也其書又謂引繩從違於一言之異同一事之差互又謂以同異爲親疎以好惡爲彼此噫苟君子也親而好之苟小人也疎而惡之其所以親而好者非爲同於己也爲其合於君子故也其所以疎而惡之者非爲異於己也爲其歸於小人故也然則引繩從違之間可見天理之公而非人欲之私矣豈必鶻突吞棗依違苟且若親若疎無彼無此然後乃可謂真正道理耶此則自有一種家法而世之自好者恥之况以時烈之正大光明其肯爲此耶至若違拂者有患將順者無災歆動以勢怵

迫以威云者此正姦臣之得志用權者事而乃敢肆然勒加是可忍噫時烈積困羣小半生齟齬尚不得庇其一身寧有災患之所由生而亦安有威勢之可論也若其承百代儒門之統負一世山斗之望朝野想望士林嚮風者誠有之矣今以欽仰德義一意尊奉爲歆動而嚴畏公議不敢崖異爲怵迫則孔孟程朱之爲天下後世之所景慕無或非議者亦將謂威勢之所使然耶其書又謂自處偏於剛峻一邊而責人猛爲峻力服人爲剛又謂平生情義棄之如遺又謂平生親舊無一人全其終始噫凡此云云豈指

時烈處鑄與宣舉者而言歟時烈氣質嚴正言論峻截未能無朱夫子太陽證而淡有得於曾傳惡惡臭之義其以剛峻一邊詆毀者蓋亦有所愠懟而然而以臣等觀之其爲剛峻實剛於剛處峻於峻處皆出於義理之正好惡之公則此時烈所以爲時烈而其絕之斥之者實懼世道之害矣夫豈係戀於故舊之私而不嚴懲討之典也哉其他疵摘無非誣悖有不足呶呶辨破而最是論學一款泛引先儒之言而終不能摸捉說去誠有未滿一笑者矣噫時烈嘗曰博約兩至巧力俱到堯舜周孔以來大成之道未有若

朱子之全也一生以朱子書作一家計敬之如神明信之如父母非朱子之語不言也非朱子之事不行也是以其一言一行莫不遵用於朱子法門真積力久自然有所默契時烈之道實有所自來矣拯四十年處其門下亦豈不知時烈之道即朱子之道而及其背棄之後乃反謂未必相似又謂引晦翁以重之譏斥戮辱一至於此此無他拯祖述誣朱子之賊故欲毀尊朱子之人也尤可痛者乃以時烈復雪大義并欲誣毀之以爲 孝廟初請對等事皆要君父之然諾據以爲出處之名而殊欠至誠做去之意所謂

修內攘外安疆復雪之圖者了無卓卓可見之實噫痛矣此何言也時烈值天地崩坼之會際 孝廟奮發之時慨然以復雪之義爲一身擔負其至誠惻怛死而後己之意有足以貫金石質鬼神而不幸天不悔禍 仙馭上賓則萬事瓦解大計莫伸此實志士仁人所沈歎也拯乃以天下國家之所共不幸者歸之於時烈之罪至謂之了無卓然可見之實然則孔子之筆削孟子之談王亦皆不免於空言之案耶雖然義理由此而彰明倫常賴此而不墜庶可以撐柱乎宇宙炳烺乎日星永有辭於天下後世是豈可

以成不成而有所輕重哉噫一種誣悖之論輒以其志業之未成公肆誣毀至於頃年所謂祭拯之文出而極矣此皆祖述拯緒餘者耳嗚呼前後姦兇輩媚嫉時烈齟齬時烈殆無所不至而猶不敢以大義而疵毀者豈不以凡有血氣莫不頌服而拯獨何心腸乃敢并此而誣辱之耶蓋以宣舉爲奴儉生之故其父子惡聞大義之說終始詆疵必欲排斥其心以爲天地之間無此大義然後其父之儉生乃爲十分道理也種種悖謬之計率皆緣此生出自不覺其背義傷倫之歸其亦可羞也已嗚呼方拯之摠衣承咳執

業請益也唯諾惟謹視師猶父而及其背絕之心萌而構捏之計淡則壁立之巖巖氣像以爲暴厲平生之卓卓大義指謂假仁以至忠告善諭反爲疑怒之端談經講理率歸詬辱之資以此言之其四十季從遊函文明着眼目者只擬成得一副當聲罪而已揆以恆情是豈忍爲者耶自夫此書之出雖其阿好之輩亦莫不驚怪愕眙至有以爲錫文之輕發爲咎者以殿下高明之見豈不覩得到底耶錫文輩乃以此爲出於至誠規諫擬之於忠臣爭子此可謂病風之說也昔劉淳叟嘗從遊於陸九淵後對朱子極辨

九淵學術之謬朱子責之曰子靜學術自當付公議公何敢如此後來淳叟之狼狽朱子舉此事而言其質薄矣夫陸氏之學乃異端之尤者淳叟之排可謂能言拒楊墨而朱子猶責之者豈不以師之學術非門生所可議耶然則假使時烈真有學術之病一如拯言猶不可私議於人况可以百端構捏又因此而絕之乎錫文等又舉世采之言謂世采以拯此書為好而特以時烈無受人之量故挽而不送云何其誣也世采抵拯書曰竊觀前日長書五六條蓋舉其平生而道之雖曰箴規實則非斥也云云拯之挾憾構

罪之情狀觸破無餘則其謂之好者是果實證耶錫文等又以為時烈初為忍人之說以逞其忿憤之私而辭窮之後以問諸水濱等語辱其父母云此尤萬萬無據之言也拯之迫問於時烈也時烈答書曰高明何忍提起此說也當時金尚書每血泣而言者不但曰忍人而已蓋其同產不能從容就盡謂出於先丈之倡之故言不知裁而愚之對人說此曾未記得金尚書即故判書益熙也先丈謂拯之父宣舉也拯以益熙曾薦其父且時問訊為必無此言之證則時烈被其迫問又不得已答曰金尚書前後異見非愚

所敢知而問諸水濱可也豈亦非復吳下阿蒙之意耶云云蓋其所以薦剡與存訊者取其自廢之義而謂非前日之宣舉也此實時烈所謂當論丙子後宣舉之意也其水濱云者蓋用左氏語以爲益熙之前稱忍人後登薦章非愚所知而益熙已逝無地憑問之意也文勢語脉自有所歸而其徒特以拯之母死於島中故以水濱之語謂有捱逼而怨忿不已不亦可笑乎錫文等所謂故參判李選質言其舅益熙之無是言云者尤極虛謊是果孰聞而孰傳之耶益熙之子萬增於丁卯年亦參於韓聖輔疏而其疏有逼

殺其妻之語則忍人云云自在其中李選追後書問與否不必論也假使選真有是言選亦後生益熙丁丑季間之言何以詳其有無耶先正臣金集與宣舉書曰辭疏中江都事必須據實明言可也人之訾毀左右者非但爲不與諸友偕死至謂導妻先死而身則苟活也今若只舉上一句不言下一句人必以爲掩覆前失不可不慎也世采與故相臣李端夏書曰所謂先殺其妻已得不死者乃係亂初行言之溢世吾亦稔聞云云以兩先正書觀之當初傳說之狼藉可知矣此豈時烈之所做出耶拯非不知行言之如

是而獨迫詰於時烈者直以益熙死後言根難究之故故欲脅之於時烈以逞其憾忿之私而然也錫文等又謂時烈於宣舉既已褒獎於祭文之中附錄於節士之傳而初怒於己酉擬書隱寓其不悅之意於墓文再怒於辛酉擬書有此多少醜詆之言云蓋宣舉之擬書時烈固已見之非曰怒也疑之則有之拯之擬書則渠輩既曰寢而不送雖欲見而怒之得乎其言之自相矛盾類如此而猶敢力戰公議專事欺誣不亦痛駭之甚者乎噫時烈之以賊鑄事處宣舉者已悉於上臣等不復更爲煩縷而時烈以江都事

處宣舉者固有前後之不同其所不同者亦豈無其由時烈平日嘗以崇節義扶世教爲己任宣舉當此虜之僭號倡率多士請斬其使使我義聲聞於天下時烈嘗與其功矣及其江都苟活之後又以不死於節義自廢不仕使世人有以知不死之爲可醜節義之爲可尚則豈無一分有裨於世教也此所以附見於三學士傳者也褒述於祭文中者也然其文曰事雖不同同歸一致又曰中罹大艱非欲瓦全既曰不同則優是相反又曰一致則是許其亂後守義也瓦全不如玉碎則不言玉碎而只言瓦全者意固有在

屏溪集 卷之七
及拯以江都不死爲十分道理而疵節士以無可死
之義則宣舉平日所處之義同歸虛假而僂作別人
矣時烈淡懼節義之因此漸頹不得不嚴辭峻斥然
則前日之與之者非與其不死也爲其能自廢而自
艾也後日之斥之者實斥其文過而護短以其不死
爲十分道理故也其一與一奪何莫非至正至公之
案耶錫文等又謂其父母受辱而爲子者寧有甘心
匿怨而爲之服事哉云云臣等不知受辱者何事而
在於何時耶臣等以爲拯之背師實在於辛酉擬書
之日矣錫文等所謂碑文有訾辱云而碑文本無疵

辱之事既不可以此爲證若以忍人之說鑄毒所中
之答爲誣辱也云則忍人之說在甲子鑄毒所中之
答在丁卯拯雖靈通安知四季或七年之後有此忍
人中毒之說而預於屢季之前背絕其師乎時烈自
甲寅後長在謫中至庚申而始蒙放還纔逾歲被拯
醜誣則其書中臚列罪狀舉一生而論之者全在甲
寅以前果使時烈言行如此無狀則拯何以托其不
朽之圖也錫文等何以謂未嘗得其言行之可疑耶
又何以謂有山斗之望耶托墓文於其人則如是尊
仰不得溢辭於其人則如是毀斥何也拯直欲以私

心之好惡以判其師之賢邪雖自謂論學者公議人孰信之且拯既以慘刻之言詆斥其師而背之矣既背之後宜不可復以師道待之而甲子往復之書猶且一面哀乞冀其文之或改而曰儻蒙門下追念舊誼曲加哀憐則幽明受賜疑結俱釋只在門下一言之間而已有若強臣之以兵諫君詐敵之且戰且和者然不識拯謂一改墓文則向來歷數之罪過皆自消滅而可復為全德之君子耶若拯之父母果受時烈之誣辱則時烈雖盡改墓文一如其意拯之疑結豈可因是而遽釋耶且錫文疏中所引權以錠事尤

極無謂以錠即時烈之外孫也設令其祖果有過誤之事其孫萬無揚言於他人之理而今乃以孫證祖執以為詬詆之資者豈非悖理之甚乎嗚呼拯自少從遊於時烈為後進倡執業則詩禮也請益則道義也其恩其義有非世所謂曰師曰弟者比矣此國人之所共知者而拯之自處亦豈下於蔡黃之於宋門也然而及乎背悖之後與羅良佐書乃引程張師服之論又計其學書卷數之多少欲明其師生之義本不淡重隱然示之以背亦無妨之意至以古相臣閱鼎重 筵奏之說歸之誣罔此實令人代羞處也夫

弟子之於師一登其門束脩請業則已結事一之義矣况覲德聞道在一言之妙契則豈可以從學之久近而論其恩義之淺深乎且師生服制之說檀弓所記固已至者而程張所論特推其餘意別其等級而已若師生之大倫大義則何嘗隨其服制而有所輕重耶今以其意觀之非如顏曾之於孔子則皆將不爲心喪三季而服勤致死矣若如其言則雖於君臣之義如非昭烈之於孔明則亦不爲之方喪三季而鞠躬盡瘁也耶此其見識之全昧者既如此而又以其背師自比於成湯之放桀而曰竇有後來以我爲

口竇之慙云云此蓋與抵世采書引湯武事爲其攻師之證者同一語也其指意之無嚴又如此他何足責哉錫文等又曰若曰初何不引義告絕而函文門人之稱尚存於乖阻之後何其畏慎太過勇決不足也云爾則先師有靈必當含笑媿服云噫拯之可爲媿服於九原之下者奚特此一事也錫文等辭窮語屈爲此輕輕容恕之言其亦可哀也已錫文等又以時烈祭先正臣金長生文數句語及前祭酒臣權尚夏所撰時烈墓文或謂之臨死怨懟或謂之紹述爲口竇云云噫拯徒其亦厭聞黨鑄之目耶真所謂操

網八海而曰我非漁者也其果以解人惑耶此事顛末既詳於前後章疏今不必架疊而且以渠所謂辛酉書者觀之其縛束操切殆與己巳凶徒構殺之啓正相脗合時烈所謂小子遂有此行而拯乃騫騰者只發其微端尚夏所謂駭機交煽者亦據實書之以信來後而至其擬書出而果大驗矣今以凶徒之啓就校其書則節節符合如出一手而字句之與同指意之相似處有不可殫舉雖其辭語互有淺淡而若其構成罪案者實相表裏今其書始出於世而與彼凶啓一切沕然抑何故歟無亦厭然掩藏曾不肯傳

示於人而氣味相合處自不免貫通而然耶以其平生之所甘心而終必假手於凶徒則時烈先見之明至是而較然矣尚夏飲恨茹痛之心惡得不撫實於揭墓之辭耶錫文等又謂時烈斥鑄爲亂賊者即據毀經而後復擢用及乎禮訟兩立之後追理前事目之爲斯文亂賊而平生推獎之宣舉亦加以黨與之名云鑄之改註在於甲申乙酉季間時烈於黃山舟中與宣舉爭辨鑄之邪正有先治黨與之說者乃在癸巳則此固不可謂不嚴斥而猶以不輕絕之心冀其改悟矣至戊戌時烈判銓之日廷臣多有薦鑄者

而宣舉又貽書於時烈不欲以爵祿縻鑄而至以燕昭待隗之禮勉使陳達時烈以爲秉銓者不可專己見而拂衆意遂擬於進善蓋亦虛名用許靖之意也此豈出於時烈之傾心擢用者哉其後時烈往見鑄責以改註之罪鑄傲然自是少無悔悟之意自此之後復與鑄絕矣其翌季己亥禮訟始起而鑄卑主貳宗之說出則所謂禮訟兩立之後追理前事者豈非誣罔之甚乎噫禮訟以前之鑄猶可說也禮訟以後之鑄不可說也禮訟以前以斯文之罪人待之禮訟以後當以國家之亂賊治之己亥以前非不嚴斥而

己亥以後尤爲用力而攻之者正是爲國家慮禍機也然則己亥以後用力攻鑄者豈爲時烈之過耶惟其用力攻鑄故不得不用力而責黨鑄之宣舉也錫文輩又曰人皆有父母亦皆有秉彝之心設令今日之攻臣師者有賢父如宣舉而人若架鑿構誣彼誠大賢也名儒也其將恬然服事乎云云而至以近事斥拯者直驅之於無父之域此等悖倫之語誠不欲與之爭辨而第其言旣曰架鑿構誣而又謂名儒大賢豈有所謂儒賢而架虛鑿空以構誣人者耶所謂賢父如宣舉之說其意謂賢不如宣舉則雖被人構

誣其子若將恬然甘受者然此蓋有所紹述者錫文舉拯之言曰先人之於不肖父兼師耳今以師道言之其於尤翁之為師恩義輕重不啻懸絕兩師之道不同則一取一捨勢即固然云尤翁時烈號尤齋也苟如是也使宣舉而無師道則拯所以為子職者將不免有所軒輊矣豈以師道之有無計較父子之大倫耶尤可絕痛者錫文輩又以為輒以祖宗禮遇累朝賓師之說以為藉重脅人之資末又曰固是臣子所不能云云噫自孝廟至今日時烈之一身屈伸靡常此固坐於世道之污隆而亦未必不由於君

上之使然嗚呼孝廟之於時烈尊仰之隆恩禮之盛度越千古聳動一世當此之時推頌時烈上配程朱者舉世皆然無或有異辭及至孝廟禮陟而謫嫉之言始叢於時烈然而先大王所以禮遇尊尚實無間焉故百車之讒卒無所售今殿下之於時烈其所尊禮固未嘗不至而其誠心悅服比之孝廟與先王果何如也乙卯竄出己巳慘禍實被羣小之所欺誣非出於聖明之本心而然其所以致此者果何故也臣等竊恐殿下終始待遇之禮頓不如兩朝之無間而况日月寢久初心漸變卒有

此權輿不承之嘆惟其如是故彼怨懟之流乘機闖發雖其平日所尊仰者亦皆隨時俯仰誣辱致斥無所不至便有蹈藉鑿盡之勢此蓋窺殿下之心而更無所忌憚矣是以尊時烈之道慕時烈之義者不勝其痛冤慨惜則回想兩朝禮待之恩眷而或冀殿下之體念此所以章奏之間輒爲懇叩不已者也顧何嫌於藉重而揆之分義何所不敢者耶至於源流事既有邦禁不敢爲泝源之說而第有一言可以立辨者集解之尚今見存雖真儒亦以爲言矣試究集解之所自出者主編之人既定其名而修改爲定

本則謄出之人只當依其定名而書之從其定本而謄之而已源流之名已定於壬午修正之本既出於錦山則鄭澆之謄出若在此後何從書以集解以此觀之集解之爲源流初名者十分較然以宣舉之互寫參助於後本之源流者謂之共編已極苟且況以其互寫參助而仍以爲自家物此豈常情所忍爲者耶在他人猶不忍況在師生之間耶師生間泛然編成之書猶不可攘取又况其師之奉托昭然耶且俞棨遺稿校讎之役專靠於拯而與臨死奉托之書終不收入故棨家子弟詰索而追刊今以不記奉托之

語觀之其必欲全沒是書者蓋其所奉托非別件故也錫文等又以槩之訣書於時烈也亦有奉托之語謂可以立辨云云此甚可笑時烈祭槩文已言其所以奉托之意矣奉托雖同事件各異則何可以此為非奉托源流之證耶其所謂癸巳擬書又何以發之其意欲彌縫奉托二字而當俞相基之數次追問也何不以此對之只云全不記得待其身沒無所憑問之後突然出之耶尤有所未曉者尹家之擬書何其多也己酉擬書也辛酉擬書也癸巳擬書也臨事揣摩欲質舊契則必曰我有擬書也許多機權包羅這

裏若此不已於其理屈辭窮之後將不知復出幾箇擬書也雖自謂妙計其於明者之已覷破其心術何也真儒所謂無一字加減之說實有不然者集解略而源流詳兩本俱在固不可誣也設令兩本無一字加減則宣舉於源流修正之時亦無一字參助之工而只得為槩寫役而已此輩欲并與其若干參助之罔白地杜撰而畢竟援證只拿得尹家諸人此果可以徵信於他人乎尤可笑也噫拯之背時烈既為千古斯文之罪人迄可休矣乃於臨死之季又背父事

之槩是亦不可已乎未知此亦由於墓文而然耶抑又有本源之可疑而然耶顧其源流一書不過爲一類會之書屬之彼此實無輕重而第以朝家禮遇之人其立言制事如此其悖謬則風聲所及爲害世教者爲如何哉尚夏實爲此憂因其序而明言斥之及其本末伎倆豈尚夏所樂爲哉爲世道爲斯文不得已而言也正今日旣溺之人心爲百代不易之公議此正不可無之文字 殿下何所惡而私自燬之若不忍一日弁卷者然此何舉措至如悖經侮聖之書未聞有投火者此 殿下待尚夏以異端也尚夏與

拯其道固不同矣 殿下於拯方待之以大賢醇儒則尚夏之爲今日異端固無足怪而第百年之後疑怒剝落是非大定則陰陽邪正自可判矣具眼之尚論今日者恐不必遵 殿下硬定之是非而序文之燬亦未必不喚做爲焚書矣臣等疾首呼籲者豈獨爲尚夏地實爲 殿下慨惜而尚冀 天聽之回悟也嗚呼 上意所向羣邪迭攻其毀辱先正凌躋儒賢凶言悖舉又一衰貞矣鳳輝之三劄真儒之兩疏指意憎毒頭勢狼猛若爾章禹行之啓翼命廷濟之疏前倡後應同條共貫而 殿下開納允俞如恐不

及任其蹈藉不少顧忌不料 聖明之世復有此士林之禍也噫尚夏盛德至行無瑕釁之可尋則雖以鳳輝等如簧之舌亦不得成罪乃曰少事舉業而無成晚始出入於時烈之門藉其依歸濫廁禮遇艱難爲說恣意凌躋此輩亦有心腸豈不知不成說而猶以此爲言耶夫世之名儒從事舉業自古何限而有若先正臣李滉李珣皆不免焉則亦將分受其誣耶若謂之藉其依歸則如顏閔得聖人爲之依歸者亦可以爲疵耶且念故相臣柳尚運平日言論雖歧於士類而亦知尊尚時烈之故先正之稱常發於 筵

奏之語而今鳳輝則不惟不稱先正并與其謚號而去之乃敢爲其父所不爲渠雖急於醜正何敢乃爾若夫真儒則其所悖妄殆有甚焉至於不書儒賢姓字肆其口業無少顧忌此雖從古姦人之構罪儒賢者尚不敢爲也人之無倫胡至此極至於爾章又引周禮避讎之說以爲父師輕重之大證噫爾章奚知禮哉周禮司徒門所謂師長卽司徒典樂之官如陳氏以師之對亦今之大司成教官之類耳三代以上君兼師道故只設師長之官以贊導迪之化而已其視孔門以傳道授業服勤至死者非敢比擬此等事

果可謂父師輕重之證耶渠輩既舉周禮臣等請就其說而訂反之所謂師長固於事一之師斷有差殊而猶謂之避讎况事一之師乎觀於此亦可以知尊師之道矣且賊鑄之禍時烈在拯服事之日不但不避又與之交際無間其於爲師避讎之義何如耶噫父師輕重古無其言而 殿下自頃季以來勅出新般義理由爲拯地前後摺紳章甫之疏極言其無稽而錫文等又言其師之背時烈非由於墓文則輕重二字便從別處遁去 殿下自是之後不復舉是爲教臣等竊自妄揣以爲 淵衷於此或悟其無稽而

謂無所可着地矣向日原任大臣之劄 批復用此語意者周禮避讎之說出而深有所契更提己棄之說持而不舍耶此臣等所以惡其眩惑 天聽而必欲痛辨者也至於翼命疏以爲我東名賢亦因規諷之不入未免遂貳於師門者其所謂名賢即指先正臣金宏弼也宏弼師事故判書臣金宗直當宗直秉銓以詩諷之故南孝溫小說有遂貳之語先正臣李滉書有曰相貳今無以考其某事而估畢以詩文爲第一義未嘗留意於此學此道而寒暄以是歸責固不能志同氣合而終非相貳也云云估畢即宗直之

號也寒暄即宏弼號也蓋宏弼與宗直氣味不同雖以此有遂貳之語其終不能貳者實如先正之論矣且於宗直之禍變竟罹收司之律則豈如拯畏禍背師者同日論哉然而李漬不欲以此說傳後則滉之答書以為似有累於前修之芳躅殊不滿人意姑欲隱而不出與鄙意相合滉之此書其微意可知若使混論拯此事其將以為何如哉彼翼命必欲伸救其背師之罪乃擬之於不當擬之先正豈非誣悖之甚者乎日者四學太學之疏皆出於尊賢衛道之誠實一代之公議百世之斷案而 殿下反賜嚴峻之

批以開讒賊之口及翼命疏出而并施停舉之罰士氣之摧沮公議之憤苑已不可勝言至若前大司成閔鎮遠則自處師儒之任目見士林之禍就事論列辭語剴切從頭劈破義理嚴正而 殿下不惟不賜開納又示未安之 批旋下特遞之 命於是乎響應迎合之輩雀躍而起肆筆以句斷之 殿下如聞讜言一啓即從終至屏黜而後已此何等過舉何等景像嗚呼今日之斥先正者吁亦極矣自夫世禍斬伐之後剛大直方之氣消燦無餘斯文一脉賴以綿延者皆時烈一人之力其為世道民彝之功不為不

重矣今尚夏親受嫡傳蔚為宗師其嚴毅正大之規
精微造詣之學一遵乎法門宗旨與向所謂依違免
禍要得令名者不啻陰陽晝夜之相反則其見背於
今日者亦理勢之必然也噫尚夏固守東崗囂然自
樂官職與奪罪罰輕重固何足為損益哉只恨 殿
下平日尚德之誠尊賢之心一任醜正輩所甚隔非
斥之譴罰之一節加於一節終致誣讟之說上及於
淵源焚阮之禍將作於 聖世臣等誠不勝其太息
流涕繼之以痛哭也雖然羣陰剝陽理必可復日月
之夏曾不逾時伏願 聖上翻然覺悟廓然大公尊

先正之道念斯文之重 洞察拯心迹而嚴斥之亟
收儒臣譴罰而尊禮之且還師席削黜之 命仍收
疏儒停舉之罰并將前後毒正之輩快 賜處分使
是非明正邪正剖判則斯文幸甚世道幸甚

代掌令宋思胤請 賜 萬東祠祭田特謚宋

公甲祚疏二段 丁酉

竊惟先正臣宋時烈當天地翻覆之後一生以尊周
大義為其家計常以為環東土數千里一草一木莫
非 神皇帝再造之恩也第日月駸久義理漸晦世
不復知有尊周之義時烈於晚年尋常慨痛欲就書

屏溪集 卷之七
室之傍營立祠宇而祭之庸以寓含忍惻怛之意亦以明萬折必東之義蓋其義則實倣楚人茅屋祭昭王之故事而朱子亦嘗爲其友張栻作南岳廟迎享送神之辭南岳廟者虞帝廟也宗國云亾血祀旣絕則以編戶而祀帝王可以義起此先賢所以不以爲僭而行之者也時烈苦心經營事未就而遽遭己巳之變遂於耽羅路中移書於今贊成臣權尙夏俾卒其志而辭意丁寧有足以泣鬼神矣尙夏旣受其師之付托義不忍孤乃與若而士友協謨建宇至甲申春始用籩豆之禮其時 筵臣有以此事白之者伏

想 聖明亦必記有之矣第祠在華陽山中居民甚鮮物力未敷守護之道實多未備若自 朝家題給若干田結奴婢助供粢盛且蠲近居烟戶之役俾專守護則實合於重其事尊其義之道矣當初廷議只以禮節之有拘不用邦祀而若其義意之炳然則亦未嘗不知也然則享祀之儀文節度固當付諸章甫而至於香火之供何所拘而不爲之助也仰惟 聖明亦旣築壇虔祀以明大義則今臣所言只冀 殿下之用推此義耳豈但爲士林之光幸也哉 贈議政臣宋甲祚卽宋時烈之父也少志學問趨向

屏溪集 卷之七
甚正常以朱子之學勉戒時烈以爲朱子後孔子粟
谷後朱子欲學孔子當自粟谷始在丁卯亂也又以
朝聞夕死之義貽書勗之粟谷先正臣李珣之號也
時烈之學朱子學畢竟爲百代之宗師者實甲祚式
穀之功也當光海丁巳彝倫斃塞錮 母后於西宮
盡廢朝儀甲祚以新進士奮然獨排凶論拜 恩如
例一世竦服願見其面而如先正臣金尚憲亦嘗以
正直之氣狂流之柱表章於文字先正臣宋浚吉於
孝廟朝白其節義 聖祖爲之嘉歎曰宋時烈之賢
有自來矣特 贈官執義但節惠之典尚今未舉士

林之間莫不以此慨然矣昔朱子父松官不過郎而
追加獻靖之謚蓋其戊午讜議事爲可褒尚而其賜
謚之制專以篤生賢哲觀子知父等語褒之甲祚既
生大賢能繼朱子之統緒而其獨拜之節亦無媿於
松讜議事則今於甲祚豈獨無榮謚乎以我 朝事
言之李愼儀在光海時爲 母后立節故雖未經應
謚之秩而 朝家亦旣拔例特 贈且凡系節義之
類無論官爵卑微率皆加謚者實我 列聖之美意
伏願 殿下亟命有司特舉甲祚追謚之典庸示褒
獎之意以爲一世之勸焉

代繕工直長黃順承請增修楊經理廟疏

伏以臣待罪繕監分差於天將楊鎬碑閣修改之役
區區愚衷竊有所慨惜者敢附古人執藝之義茲具
短章干冒 宸嚴惟 聖明財察焉嗚呼壬辰再造
之恩尚忍忘哉當是時也島夷南寇 龍馭西遷八
路幾魚肉矣幸賴我 神皇帝赫然東顧動天下兵
復我疆土使我一邦得免於塗炭環東土數千里一
草一木何莫非 帝德攸暨第天將之受 命來戰
者如提督李如松諸人其功烈豈不偉燁而猶不若
經理楊鎬之血心我事也畢竟羅讒遽歸則東人至

今寃之南城之祠沙峴之碑蓋出去思之意而其碑
則又特書 皇上之德意者其事貌固已重而亦吾
人所不忍忽者然而碑在直北路上只設一間短簷
僅庇上雨村兒牧叟啄斷而無所禁當日之立石頌
德者其意豈止此哉噫南望松波丹閣崔嵬守人呵
護臣愚未知其所以尊貶之者何其大相反耶有識
之揮泣咨嗟蓋已久矣若今因修改稍備其制又施
以丹牖使行路改瞻邦人聳聞則雖似微細所係則
大當此大義浸晦之日足可補世道之萬一伏願
聖明持命有司劃給財力俾即舉行焉或者以此北

人所過地爲或然之慮此大不然凡我所以尊周者
彼豈不聞不知而終無一言者蓋以我尊周之義出
於秉彝非威喝可使之滅絕故佯若不知者然今此
碑屋之改制只寓區區之意而已則何損於彼而必
施之威喝耶藉令有此者舉臣而對則亦足以塞其
喝又何憂乎如以此謂義不可則己不然則寧失么
麼一微臣豈以堂堂禮義之國怯彼之威而屈我之
義耶仰惟 聖上於事係尊周者殆無不舉此特左
右之臣不使之聞矣豈 聖上以言出微蔭而並棄
其義耶役期將屆不得不瀆擾於 靜攝臣尤死罪

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門生疏

甲辰○疏頭李著聖下致雲誣辱
累呈政院終不得捧入

伏以臣等亾師先正臣權尚夏養德山林矜式一世
嫡承乎先儒之統宗師乎後學之士 先朝之所禮
遇也 聖明之所尊敬也臣等愚昧蔑裂百無肖似
而蓋嘗出入函丈之間蒙被罔極之恩惡言禦侮雖
媿聖門之勇三生一事亦聞先哲之訓矣不幸士林
無祿樛木遽摧偃偃迷道永失依仰而况自數季以
來百怪蜿蜒師道燬敗一脉斯文無地可寄臣等只
宜抱書竊林杜門枯死以爲守先師之道報先師之

屏溪集 卷之七
恩者庶其在此矣頃年臺臣論竄金礪而撓及臣師
語極悖謬臣等冤酷痛駭殆無以自立而只得退守
無辨之戒不敢爲伸暴之舉者諒出於不獲已也乃
者斯文之禍愈慙醜正之論迭發至有申致雲者闖
居言地首先攘臂請削臣師之職一啓再啓去益陰
兇臣等得見其所謂啓辭則句句言言萃合捏造罔
非驅之於惡途之地讀未中半百體震掉毛髮皆豎
噫嘻痛哉此何人也此何言也臣等旋竊思之范祖
禹於伊川非純師也當伊川之被誣祖禹不卽辨理
則朱子猶且譏之况臣等之於尚夏相視如父子且

尚夏之所被誣讎又非伊川當日之比則豈可膠守
前戒終無一言以白其誣也哉致雲之啓滿紙臚列
不忍言不忍看其所謂爲孽於世陰持顯助根柢羽
翼等說尤極凶悖必欲擠之於罔測之科而若其所
謂謂國可讎謂君可叛謂父子可絕之說倫理都盡
不可謂尋常誣捏直是急變之書也噫父子之倫君
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人苟一毫有悖於此則
實是逆天干紀覆載難容而人得以誅之者若或有
萬萬不近於此而誣人以讎國叛君絕父子之說者
則其罪又當何如也雖於尋常行路匹夫匹婦之微

尚不敢以威勢權力猝加以此等題目况臣師之爲兩朝大老百代儒宗而乃可以么麼一致雲無一事端之可指而遽然誣之以人所不忍聞之惡逆乎噫嘻痛哉天下寧有是耶臣師平日固志東岡確乎不拔常以聖門身不出而言出之戒爲一生佩服之符故於時事得失朝論是非未嘗敢進一言論一事以自同於在廷之臣則是雖世道百變翻覆無常顧何干於林下而今乃免攬而籠罩之勒加醜誣蓋其意必如此然後上可以眩惑天聽下可以鉗制一世以售陷害之計而猶不敢言某事爲根柢羽翼某事

爲陰持顯助而亦不能言何以爲讎國何以爲叛君何以爲絕父子直爲信口噴壤恣意句斷若是而可以誣人則人孰不可加以惡名哉是誠不足辨亦不必辨也第觀其所以爲說者只掇得洪萬遇之餘緒也頃當肅廟獨對之日羣下之憂遑震薄有不可言而不竅終日旋下聽政之命此所謂無間可言者又况臣師遠在三百里外獨對之舉聽政之報一時傳聞而獨對既秘事端難詳末梢聽政終歸帖然則草野踈迷之臣豈可以初不審知之事提論於處分已定之後乎至如收議一節則臣師雖位列三

事未嘗以大臣自居至如典禮之末儀文之微謂以大臣而循例諮問則不敢獻議當日之辭不敢對者亦出於此耳前後大臣收議之際不敢應命者非特此一事而已此實臣師素定之規模也過時而未及疏自謙而不進議事勢道理皆應如此故我肅宗大王洞察臣師之本情及其上章自劾答曰向來雖有未安之教卿在遠外不即聞知特旨旋頒處分大定此卿所以不復提論而卿於本職方過自謙讓此所以告廟詢問之下不得獻議者也各有攸當元無毫分未盡而萬遇欲售甚間之計脅勒搆

捏無所不至誣賢毒正萬萬痛惋故已施削出之典嗚呼大哉王言以今觀之是豈非先大王持達之見已知有今日讒姦以此構誣而十行綸音若是其明白痛快耶以萬遇之不敢肆言而猶施以毒正之罪若使致雲之啓在於先王之朝則其所以赫然罪之者尤當如何也所謂一種陰邪撥拾偽名云者誠不滿一哂昔侂冑之黨攻斥朱子也或謂之偽學或謂之道學邪氣顧此偽邪二字實有來歷矣今先師於朱夫子脚下得此二字之目在先師顧何有毫髮所損而此輩之甘自蹈於繼祖輩餘套者真

屏海集 卷之七
可哀而不足怒也噫朱子後孔子也李珣後朱子也
宋時烈又得李珣之學而傳之臣師朱子之真統正
脉雖幸不墜而繼祖之心亦有傳受侮毀朱子之徒
接迹而起則仇視其傳之所在勢所必然臣師既得
朱子之統而此輩之所祖乃侮毀朱子之亂賊則臣
師安得不爲偽於此輩也嗚呼時烈嘗以閑先聖拒
諛淫自任於己以此大爲一邊人所仇疾而卒被己
已之慘禍是以臣師痛念師冤憂慨世道斥邪扶正
動遵師說而愈益嚴切至於丙申一疏又爲定是非
之斷案此輩之含恨蓄怒欲一甘心者日月積矣今

則時烈之道摧敗無餘俎豆已撤醜辱狼藉臣師之
受其鋒鏑特一早晚事耳今其意謬辱臣師猶爲不
足凶言悖說上及時烈其所謂遞相祖述依倚巨猾
無君不道自有傳授之說乃所以并構惡逆之目於
時烈者也彼亦人爾豈不知此等惡名少不近於人
理而既誣臣師又誣時烈必欲并讎於淵源之地者
其意豈難知也噫嘻痛哉恭惟我 先大王德合天
地明並日月深惟斯文之至重洞辨道學之真偽既
知時烈之爲大賢故以其背倍者爲小人而至其晚
季 處分則尤益光明磊落可以質鬼神而俟百世

矣此輩以其所尊之斥絕也則曰此時烈之故也其
黨與之遊逐也則曰亦時烈之故也嫉怒時烈不啻
如血怨骨讎及夫 仙馭上賓無復顧忌躍然而蹈
時烈肆然而戮時烈乘時逞憾無所不至誣讎之說
至加臣師蓋亦以臣師以時烈嫡傳而屹然為頽波
之砥柱故也故其辱臣師則必上及時烈惡時烈則
必並誣臣師者此何異於慶元羣小仇嫉朱子而誣
誦之言亦及程子者耶嗚呼華陽揭額 御筆特頒
溫宮賜對握手道語此實千古所未有之 恩禮也
至今臣庶追思當日莫不感泣欽歎於君臣之際則

此輩夫孰非 先王臣子而乃於沒世不忘之日陷
藉兩臣構陷兩臣略無忌憚噫今日廷臣莫非致雲
而仇視賢人肆誣逞毒致雲為甚者蓋有由矣古語
不云乎不見其山見其草木背君附賊滅絕倫常而
世濟其凶大為士類之所罪斥者既非別人則彼以
其遺種餘孽乘機跳踉以快私忿無足怪也至如趙
鎮禧之演出致雲之口氣益肆無倫之悖說者其死
黨毒正之習固亦此輩之本色而所可恨者以 殿
下善繼先志之孝獨不念 先大王事關斯文顧不
重歟之教耶丁寧付托可泣鬼神而曾未幾何該曹

請黜時烈之院事則無一辭而可之致雲請奪尚夏之官爵則又二啓而卽 允之不少畱難如受讜言臣等未敢知 先王批中斯文之重者果指何人而殿下所以處二臣者乃至於此耶如二臣者道德不足爲斯文之標泮黜陟不得爲世道之污隆則授受大事也所可言者何限而必以此并與精一心法而明告而申戒之哉嗚呼臣等此言非敢藉 先朝之舊事故陳於 殿下之前也 殿下亦嘗言 先朝眷遇臣師之意矣當 殿下代理之日臣師方在師傳之列 殿下所以尊禮臣師者一視諸 大朝處

分而有加無替戊戌 答臣師書曰 聖上常以盡誠必致之意諄諄勉予予仰承 聖旨前後敦諭不啻勤懇又於己亥 答臣師書曰 聖上靜攝之中一倍思想纓纓勉予以益篤誠禮我 殿下承志之孝於是益光矣然而今日之罪臣師遽至於此者 殿下豈不知 先朝眷遇之至意也又豈忘 殿下尊禮之初心也又豈臣師之可禮可罪前後有異而然也此不過日月之明猶不能無惑於讒構之說而卒不承權輿也臣等死罪竊爲 殿下慨惜焉噫臣師一生絕意宦塗樂其所樂則世間榮辱旣不足以

累其心矣官爵與奪尤何關於身後而只恐 殿下處分一乖於前日而邪淫增氣正道消亾將不免貽害於生民取譏於來世也臣等之瀝血呼籲豈但為臣師之地而已哉伏願 殿下仰追 先朝罪萬遇之至意先治致雲誣賢之罪克念前日奉 大朝之勉戒亟返臣師追奪之 命使毒正之輩有所畏忌而斯文一脉賴而不墜則國家幸甚世道幸甚臣等不勝憂憤痛迫涕泣祈懇之至

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屏溪先生集卷之八目錄

疏

東宮痘疫後上書

貞聖王后喪及 仁元大妃喪後陳慰仍待罪書

仁元大妃因山進哭新昌縣班退歸時待罪書
辭工曹參議新 命兼乞遞贊善書

春宮溫幸時自舍人巖到忠原待罪仍乞遞兩
職書

到振威擬疏

辭大司憲疏

以元日 兩慶不得進參待罪兼辭新 授恩

資本職憲長疏

辭 別諭召命兼辭新 授工曹判書疏

初本末端

申辨 御製嚴堤防裕昆錄中指教先師文純

公二段語疏

收議

大學儒生服色收議

大報壇 毅宗皇帝并祀當否議

大報壇 神 毅二皇帝位次議

文文山天祥真像別祠五國城或配享於武侯

廟議

賢嬪喪 大王大妃服制議

大小國恤 廟社祭祀時用樂與習樂及小喪

卒哭前軒架鼓吹排設當否議

長子三年服復古禮當否議

因 宗廟祭享時 王后位出主宮闈令為之

故仍廢出主之禮當否議

皇壇從享當否議

書啓

注書南鶴老傳 諭後書啓

翰林洪檢疏 批傳諭後書啓

翰林李淮 別諭傳諭後書啓

溫宮幄對時 筵話

呈狀

判決事贊善病重上去不得事奴名狀

屏溪先生集卷之八

疏

東宮痘疫後上書 丙子

伏以臣老病垂死蟄影窮礪與世相踈絕矣晚始伏聞 邸下患痘疫顛癘忽發壯歲此疾本非輕證近遠傳聞莫不驚憂千萬臣雖牀簀殘喘不敢寧處即日就道扶舁寸進以爲路左承 候之計僅至數舍風寒撼頓病勢陡劇強前不得仍顛止旅邸而連承睿候有日勝之效諸證次第退聽百神湊祥 天和旋復實我東億萬年無疆之休也此固凡人不得不

一經之疾每當輪行之時上下之為 邸下憂慮者
幾季于茲而今既順經則臣民之歡欣慶忭尤曷可
勝言哉然小愈之戒聖人所言况此非尋常感傷之
比其所慎護之者尤不可不十分 留意也凡係調
養之方不但在節飲食服藥餌而已古人詩曰萬般
補養皆虛偽只有操心是要規今大病新去善端已
萌雖於 卧內勿加拘束頻引宮僚講說古聖存心
養性之說使義理有味戰勝身肥則心體廣胖泰然
悅豫矣豈有惟疾之憂復貽於 聖上哉惟 邸下
念之也臣之癘病既未能自力顧念情地近尤危惕
不敢前進即還私次賀班有期而虛糜 筵官昧然
不知變動臣罪於是而尤大矣臣無任惶隕悚蹴之
至

貞聖王后喪及 仁元大妃喪後陳慰仍待罪

書 丁丑

伏以 坤殿聖后奄忽賓天纔匝月餘 大王大妃
又棄四方之養驚寔崩怛復何言哉惟我 大妃母
臨六紀陰功敷施 宗社臣民賴而存庇若我 坤
聖與經變厄夙宵憂畏孝順之德謙挹采彰所以
哀音之下舉國臣庶奔走悲號慟若喪妣於戲其亦

沒世不忘也歟 喪威震剝一時兩 山陵之役國朝所無是何仁化之世天之降割至於此極况伏念我 聖上已過不毀之季且在靜攝之中遭罹 巨創孝子寧戚之意易過乎哀 邸下晨夕起居左右護養之道將無所不盡想亦不敢 自恤於 哀疚之在身羣下之憂憫燭迫雖如臣邸壑將死之殘喘亦何能一飯忘之古語云父母亾其子當念亾子之心勿為過哀而人子亦當以此為心 邸下須軫此語毋忘 犬行坤聖平日慈念自不踰制而更以此仰誦於 三朝之際以冀 聖上俯念於節順之義

則誠朝野臣民之所大願望也臣於二月中適有數日行役風雨觸傷病淹旅舍忽承 諱音扶舁溯上至定山縣庭受衰而歸輾轉添瓴浹數旬幸得少甦廩具短書及八縣道以方伯之遠巡未即封達旋又以公除之未盡許久淹滯月換時移勢不容因仍呈進而臣以篤老恆疾之人間添新恙淹延數月沈昏不省茲始別治文字敢伸慰禮於 嚴廬之下臣名係 筵官而癯老濱死前後 國諱既不得進詣京輦伸哀於外班之末一書上 慰亦不免後時至此分義情禮都然拋廢臣席藁私次只俟誅罰之勘臣

無任哀號惶惕之至

仁元大妃因山進哭新昌縣班退歸時待罪書

丁丑

伏以日月不居 大行王大妃因山屆期 玄宮永
闕八域臣民六十年仰 庇之餘皇皇愴慕已不勝
言伏想 邸下崩實痛苦曷有其極况我 聖上孝
思罔極慟切昊天不逞自恤攀號隨 鞠躬將玉帛
禮曠今古近遠見聞孰不悅服第念凡人哭泣疚怛
最傷神氣 聖上以不毀之年久在 靜攝之中今
乃晨夜悲遑觸冒風露五內必損於過哀百體易感

於外傷 邸下憂悶焦念又將如何臣以 先朝末
僚尚寄在地上自伏聞 聖上親扈 廠衛臣雖老
病在牀自顧義分不敢偃伏必欲進身於 巡路之
外一哭伸哀遂強策病軀擔舁寸進舊疾之已添於
向來劇暑者未盡差平而莽蒼撼頓渾身如碎僵卧
殍殍無望自振顛頓匍匐纔止新昌邑下僅參於縣
門哭班旋還私次不但臣罪萬萬恭俟鈇鉞之不暇
而念臣伸分無地西望痛哭益切撫身憐悼也且臣
頃伏承書 批今方講讀禮經討論喪禮即速上來
為 教臣祇拜惶感不知攸諭臣少而不聞於禮今

屏溪集卷之八
又耄荒師友所聞亦已都忘果使臣挾冊登筵無所資而備顧問况此老醜癯病尤何足以近耿光者耶 邱下勤學好問之意無路仰答則臣益增媿悚也夫未葬讀葬禮已葬讀祭禮者曲禮語也 邱下之今日講禮正得聖人讀禮之義也臣於是豈勝欽歎第竊伏念讀書程法實有次第禮經何獨不然夏商以來代有損益而周文之郁郁孔子所從所謂周公儀禮後世莫敢擬議也儀禮周公所制而禮之全書也禮記則雜出於漢儒記聖人之論禮朱子謂儀禮經也禮記解也者是也若不讀儀禮而先讀禮

記禮記許多說果附着在何地然儀禮註疏卷帙浩多實有望洋之歎初看粹難領會惟朱子家禮之書酌古通今簡而不略詳而不繁正好先此而知四禮之綱領節目然後進乎禮記以考乎制禮之本意要展而大之推源於儀禮三百三千之廣大纖悉而究竟焉此讀禮之全工也以是家禮之後宋朝諸賢至於我朝先正莫不先致意於家禮平日講質討論多在於家禮豈非以家禮之爲禮學初程如大學之爲入德之門而必先於論孟中庸也耶亦不可不知也或言家禮是韋布之學無干於王朝之禮非法

屏溪集卷之八
筵所講也此則不然朱子以爲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之禮皆將士禮增加爲之蓋儀禮之冠婚喪祭皆以士名篇者誠以禮之大體無貴賤同也其所同之中冠服度數之差別於士者逐節見之而已今就家禮而慣熟之則其小小差別者自可易通以此言之法筵之講禮何不以家禮爲先也昔者宣祖大王手拈家禮講問於筵臣家禮果非帝王家所可講明者宣廟之於此下工何也惟邸下念哉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辭工曹參議新

命兼乞遞贊善書

庚辰

伏以臣於前月末祇拜水曹除命驚惶感惕莫知攸諭水曹比詞訟劇地雖稱閒局夙夜之臣公務鞅掌者或有時養閒也豈如臣耄耋癯廢伏窮礪者所可縻身耶况司空之設列於六官各有所司亦豈棄之草莽一任其瘵曠耶最是講院兼帶萬萬難冒之實已陳於前書伏想邸下亦俯燭之矣竊伏聞邇者邸下頻開書筵日勤講學正宜妙簡當世之剛方正直明識邃學之人俾資顧問左右承弼以爲成就睿學之地決不可假借耄昏久作防賢之路也臣之私分悶媿惶仄有不足言邸下之得

人 講筵萬一自輔之道何其若是之踈闊也伏乞
邸下特念侍講責重曹務亦繁而更 軫衰疲無用
病難陳力許遞臣本兼兩職使將死殘喘得以安意
就盡千萬之望念臣雖自鹵淺其所自守則存焉身
不出則言不出之戒也是以臺銜講職前後幾三十
季自量之審終不敢一應 召命則亦未嘗一言論
事義蓋然也然辭免文字之際或值 君德之可言
亦不能無言此其憂愛根性自不得已也今臣聽於
輿誦 邸下近日濬發睿志日再開筵 英音討論
講議超卓方春時敏之學與天地萬物同其新大小

臣僚莫不聳動噫吾東方億萬年祈天永命之本其
在斯歟 邸下方講義易是夫子晚季工夫非初學
所急而帝王之學異於匹庶陰陽往來盈虛之數國
家盛衰存亡之理賢邪進退消長之道莫不管輟於
易焉則不可不知以爲貞吉利往之用矣然朱子嘗
謂易別是一理無形影底物必此心虛明寧靜自然
包羅得許多道理夫易陰陽而已始於奇偶加倍而
引重之止於六十四卦其不待安排不犯手勢而自
不容己者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世之
學者類喜談易而高之則玄淡之則鑿以其象數微

與義理淵淡不可以麤心淺識看得出者也惟康節於百原山中必深夜危坐以存其心體之虛明獨能洞見先天之易始闡作易之本意而他人則推不去者以其無康節曾次故耳以此言之其讀易而必先明此心者豈不然哉伏想 邱下絕韋之工已臻高明臣敢以朱子說略此附陳者切願 邱下於治心上大用功力以爲讀易之本焉况心是一身主宰爲萬化之源奚獨學易之本而已蓋心者所稟之氣之精爽而其爲體段虛靈神活能知能覺故仁義禮智之性所在也喜怒哀樂之情所生也其動靜作用專

靠在心而克念作聖罔念作狂皆莫不由於此也除非上聖生智安行則學者作聖之工必治是心以進焉大學之明明德以至於治平中庸之致中和以及於位育亦皆心之用推而至此也然學者之不能明其明德而致其中和者皆以心之濁駁者外誘之感而私欲之生於內則天理日消也是以孔子之答顏子以克己復禮言之己者人欲也禮者天理也謂其人欲不去則天理不復也必加制外養中敬直義方之工使變濁爲清化駁爲粹則此心至虛至靜靈明湛一而人欲一切退聽天理自然流行此閑邪則誠

自存者也但朱子言克己最難謝上蔡又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人之聲色貨利之凡出於私欲者極多般數臣極知惶悚而 邱下雖睿質首出既非堯舜周孔則其生於形氣者豈盡無一毫流於人欲者哉 邱下試自點檢或有涉於所謂難克處則依李泌桐葉之斷用一躍躍出之法便即割絕毋使更蔓則心地清謐自然如止水明鏡之無纖翳矣夫子論顏子之不貳過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人孰無過而顏子能不貳故所以爲亞聖也邱下於尋常過處 睿心之所自知者亦如顏子之

勿貳則豈不粹然無過優入於聖域哉然熟處難忘自是人情所不免也明道少好田獵旣而謂無此好則周茂叔曰此心潛隱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明道暮歸田野見獵者自覺有喜心始服茂叔之前言明道以玉色金聲之姿有渾然天成之學喜獵之心何異洪爐上點雪其潛隱復發於十數季之後者如此則私意之偏好去之旣難雖去之而并與種子而去之尤難於此可知惟 邱下之畱省也嗚呼臣以朱子虛心讀易之意旣陳於上而大哉之易所包甚廣然論其要則不過動靜二端而已夫當動而動當靜

屏溪集卷之八
而靜者固爲善之善也或當爲而不爲者是靜之不
善也不當爲而爲之者是動之不善也休吉悔吝由
是而生焉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者蓋以此也今
邸下膺游雷之位象重离之明其乾惕自修者尤當
如何哉觀乎晉必勤接宮僚之禮法乎節克存傷財
貨之戒改過從善念風雷之疾遷體仁利物則乾元
之大德推類而廣之潛玩而究之以之省躬而盛德
由是就矣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是生矣此聖人作易
之本意也臣老病垂死之中妄效畢忠之義若 邸
下不以芻蕘而廢之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臣

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祈懇之至

春宮溫幸時自舍人巖到忠原待罪仍乞遞兩

職書 庚辰

伏以臣適往東峽巖壑中居數月忽伏聞 邸下有
疾患欲試溫浴指日 幸行臣民憂遑已不勝言我
聖上惟憂之慮出於止慈之情者伏想自不能已矣
邸下之上體 聖念不但以疾病之在己爲憂其兢
慎自護欲更無貽憂之意者又當如何哉仍伏念大
雨翻盆江渠漲滿 輦路導祥百神扶相必從利順
而蒸歊淫沴被冒撼頓 睿候加損無以一一承聞

臣心之憂恐慮憫尤萬萬矣顧臣雖在草莽身縻講
銜義分自異卽宜祇候路左仰瞻 羽旄之美與百
姓之欣欣然者共伸無疾之祝而第臣來棲山礪朝
嵐暮靄自不覺觸暑傷濕衰病之外新恙陡加宛轉
牀簀之中及承 鶴駕遠臨之報不敢偃伏私次擔
昇病軀衝冒悍流寸寸前詣纔到百餘里地則廢食
氣短筋力殆盡僵仆旅舍無望更進一步田野賤臣
仰伸延頸之願今得其僂而旣不能遂且臣所帶水
部有司之職講院陪扈之列緣臣虛縻亦皆瘼闕臣
罪於此俱合萬殞茲成短章敢控竢罪之忱伏乞

邸下治臣慢蹇之辜刊臣虛帶之任以肅朝綱以安
私分千萬幸甚臣瞻望 行宮不勝懇慕惶隕之至

到振威擬疏

壬午

伏以 殿下今日處分是何等舉措也三光震蕩兩
儀翻騰凡厥八域含生莫不奔走失措則未知 殿
下今日處分是何等事變也夫以我 殿下止慈之
心值前古未有之舉其冤酷之結崩燬之積必不能
自任固知 陟降之所顧佑百神之所護持庶不至
深有傷損而臣民之驚寔哀隕繼之以焦熬者儻如
何哉臣伏而思之益不覺涕血之盈襟也抑臣昏耄

無知重有所深憂而遠慮者目今 元孫成童尚遠
榮衛未甚盛知思未甚固遽遭此天地罔極之變驚
號隕越不自保惜而伏聞其出在闕外亦已有日以
三宗血脉之重置之閭閻已非事理之所安而以其
冲弱之時震剝之餘風露之氣易襲護養之方易踈
或不免重致觸敗以減其靈性若果如此則 殿下
將安所付托億兆將安所繫望而皇天 祖宗亦必
憂惱於冥冥之中此實 國家存亾之會人心離合
之機也伏想 聖度默運有素無待人言而區區憂
愛之忱終不敢自己伏願 聖慈駿發德音亟使之

還入宮中 親加調護勿有悔於他日也臣季今八
耄癯病矻矻飾巾待盡而心驚神越既不敢偃伏私
次故扶曳登塗分寸躋攀冀有以粗伸義分而及到
中半病勢越瓴竇無前進之路瞻望雲天祗增隕震
敢申短疏粗暴微悃伏乞 天地父母俯念將死之
言特垂察邇之盛焉

辭大司憲疏 壬午

伏以臣本草莽逋蹤耄荒又極世間萬念都已灰冷
而邇者 聖上當神堯倦勤之時月三開講日三晉
接又進章牘親賜鑑別數十年 靜攝之餘有此

勤政之舉八方歡譽百僚忭頌莫不以大猷之治爲祝臣亦有少須臾無死之願矣嗚呼一陽來復天心可見 殿下必將有以茂對時而揚休命者矣願今人心不淑世道日下莫可收拾者正由舉世滔滔無人脫出己私科窟故也 殿下其先明在我之德使之各明其德去其舊染之污者一如大學治己治人之法乎復之不遠復無祇悔孔子惟言顏氏之子其殆庶幾又以克己復禮爲仁丁寧反復於授受之際夫以顏子清明純粹之資宜無己之可克聖人猶以此告之豈如程子所謂不失何復之意而實有克未

盡者耶蓋己者私意僂人欲也仁禮性也即天理也天理人欲如陰陽之相消長若一分己私之猶存天理不能純必克下己私全體仁矣聖人言學何但此也臣伏聞近日 殿下連講大學中庸之書 殿下必明明德與大本之中知之明而體之淡矣朱子學序以復其性謂明明德中庸章句又謂大本者天命之性明德與中與此仁禮同一地分而朱子於明明德則曰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盡夫天理之極又曰大舜之精一孔子之克復僂一事其精一云者亦於天理人欲二者之間精而察之不使人欲之私雜於方

寸之間天理之公卒能一而守之而允執中矣然則德與中與仁禮亦是一事明德之能明大本之能立仁禮之能復則其用都歸於無過不及而皆能中矣若不能明不能立不能復則其用都歸於不能中而爲過不及之失此三者之能與不能亦皆由於己私之克與不克所謂己私不止聲色利欲之大故惡念如物我意必皆屬己私而易流於人欲所以從古聖賢築底工夫莫不於此兢兢矣 殿下雖彌高彌邵而 聖德謙謙不自滿足寧或以亞聖請事之語作歇後念哉若於動靜云爲之間少忽檢省毫分己私

容着在這裏或致物我之累不能無違於仲虺謂人莫己若之戒也然則無以見捨己從人之美而欠從諫不拂之德又或有正助之意已失夫子絕四之眞法度也然則雖似有中不免強制之歸而非天然自有之中 殿下誠一心湛然使眞體之本然隨感而應者無有己私之髣髴則 聖德之明可推而及於臣庶而無事非仁無時不中以至聽言之以此發號之以此刑政之以此慶賞之以此進賢退不肖之亦以此矣此何異文王之德之純而爲君止仁也成湯之克綏厥猷而以執中也凡今之上自廷臣下至黎

厚澤集卷之八
民莫不興動於率仁之政用中之化懷詐作偽之習
息向善恥惡之念切人心漸淑世道日隆將不期然
而然况今 貳極載新八域延頸誠吾東方億萬季
無疆之休 殿下早教諭之道尤爲急務竊聞 睿
質聰明知思夙悟句讀之外問學日就其親切觀感
於 三朝之際薰陶德性日新又新之效必不淺尠
亦豈止如設 宮僚備 顧問而已哉臣委席沈頓
今至四朔矣精神不周纘言斷續僅將舜禹孔顏心
法之說仰裨 殿下淵源之學其言雖似已陳考其
要無過於此區區老臣食芹獻美之忱惟 殿下之

留神照察焉臣無任祈懇惶隕之至

臣疏成將入縣道之際得伏見朝紙所出十一日
所下 傳教廷臣所請盛禮終不肯許其 不匱
之孝 搗謙之德高出百王真所謂大聖人作爲
非小人之腹所可測者也臣不覺蹶然而喜百拜
贊歎也且 聖教中言此心當守一固字之意而
曰非固必之固卽擇執之固也此又十分精到之
教也朱子言擇善固執精一之謂也但無擇善之
工而心之所欲惟執之固意必之萌終歸於固我
之私矣 殿下旣分兩固字義而 明教之至此

凡於一念之微政令之繁必察天理人欲之分益加精之之工擇其天理之善者而守之能固則自可至於夫子之絕四而亦能允合於大舜之執中更願 殿下加意焉朱子於奏劄多以別段追陳於本劄之末先正臣宋時烈章疏屢用此例矣臣茲於 聖教之下復演原疏未盡之意敢依先賢故事略陳紙末僭猥之極惶仄惶仄並伏乞 聖照

以元日 兩慶不得進參待罪兼辭新 授恩

資本職憲長疏 癸未

伏以洪惟我 列聖德合乾元運膺百休 太祖大王壽躋七旬 肅廟聖考臨御四紀己是夫子所謂大德必得而餘慶溲漉畀遺後人我 聖上今乃兼有之亦非所謂善繼之孝也與春生舊闕天回 玉仗千官蹈舞於前萬姓歡呼於後耆耇咸造矜紳齊祝未知前古史牒亦有如此盛節否耶今 殿下踐位行禮達孝之道於斯為盛矣又能惟精惟一允蹈家法之傳丕顯丕承 克篤燕翼之謨如是而 養厥德如是而介景福貽于 神孫垂之後昆如 聖祖 寧考之於 殿下則尤豈非億萬季無疆之休

哉臣以初元末僚老而不死幸逢嘉會而名在邇列
身阻 文陛不得隨諸臣之後少伸同慶之忱而宛
轉牀簀瞻望雲天徒切不如死之歎伏聞今番朝臣
壽資之 命渾及於癯廢如臣我 聖上享有遐福
使國內耆耄咸被廣推之 恩此誠壽域中盛事而
若臣則從前誤 恩節次推遷居然至上大夫之列
此何等峻班而着在樵牧之賤品則猿狙冠冕不足
以諭其不稱臣誠惶實媿恐不敢諉以壽秩而晏然
而已也且伏念臣見帶職名今既閱五朔積兩歲耳
殿下優容不賜變通文字丐免亦 靳指揮顧此憲

長之任位望最重扶植治教振刷綱紀之責全在於
此百官之職皆有所司固不宜瘳曠而惟此任爲甚
緣臣之故委之草莽視若等閒臣情勢之悶鬱雖不
敢望其 曲察治世綜核之政豈容如是朱子以爲
士大夫出處關風俗之盛衰臣於前後 恩召自知
無似一不敢膺 命者幾四十年及今禮經謝事又
過十載而始乃飄縷結綬抗顏立 朝則不但求退
媒進之譏臣無以自解其辱風化而羞搢紳得罪於
朱子之訓者尤當如何是以寧伏遲慢之誅不敢爲
進身之計也伏乞 聖上特命付臣司敗先治臣闕

屏溪集卷之八
禮之罪仍 命新授資級劃即收還所帶憲職亦行
鑄削使臣得與溪翁澗叟優游歌詠於 聖化之中
千萬幸甚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辭 別諭召命兼辭新 授工曹判書疏 癸未

伏以臣一疾沈綿三朔于茲矣向於內翰之傳宣
聖諭也精神已匱既不能自盡祇拜之禮又不得殫
悉仰對之語欲稍俟少間收召魂魄以文字備陳實
狀矣其後一切出沒鬼關尚此倚閣病裏憂恐一念
何忘不省四到之中或發夢囈此際又蒙 恩敦府
旋移水曹耆資屬耳 除旨連翩 寵命相續夫茲

六卿之職峻秩也臣實樵社中朽敗一老物則麋鹿
錦羈顧何以相稱哉中心惶慙汗萬萬及家弟臣
鳳五歸後伏聞於正月十九日 講筵自 上命東
宮侍坐使之誦讀時受發問前史而 睿姿夙悟應
對中竅 天顏嘉悅仍 命於臣弟歸傳於賤臣又
於二月二十六日 講筵 命臣弟進前 諭令臣
上來 聖教諄摯若曰甘盤之舊今有一人而已又
若曰托卿傳意有踰例諭一來見之予望切矣噫臣
是何人前後 寵數之屑越若是也臣以白首垂死
之人無以一瞻 高光只勞延頸得聞所傳悅若不

屏溪集卷之八
違咫尺而 睿學所就亦庶幾仰認則此實 宗社
之福臣不勝慶幸之至而 聖意之必使窮阿老臣
欲皆知之者蓋嘉喜之極而臣亦知與有榮矣每與
村翁野老贊戴傳說共祝太平萬世之基也至於來
汝之 教臣踏蹙之外別有所感昔在 先肅廟癸
巳臣先師先正臣文純公權尚夏弟故判書臣尚游
入侍 講筵是時先師連承 恩召不得膺 命
先大王面諭尚游使之上來出入經筵又教以欲一
見之意而曰今此親諭於其弟私書傳通實是優異
之意先師雖不能進身每說此以爲 異數若是而

終不能進尤增惶蹙云矣今 聖上之所施於賤臣
者卽 先朝故事也先師德望如何臣之魯莽如何
而 殿下之誤 恩及此臣俯仰今昔益增慙慙纒
又伏聞今月十九日 筵中以臣新授職秩之故有
先臣 贈官之 命臣既不敢自同於立 朝仕宦
之人陳乞該曹則此亦格外 別恩也榮及九泉闔
門感泣不謂 聖朝敦孝之慈念有此曲軫於草莽
之賤也翹心頌戴尤何以旣也凡此公義私分豈不
欲一進 天門以謝 恩命仰瞻 耿光歸死邱壑
而惟是目下病狀已陳於上矣去秋以來前後四朔

屏溪集卷之八
再經大疾望九之年真元全鑠呼吸運用不自主張
道塗動作尤無其望且念先儒以爲君子不同其進
而同其退臣與前贊善臣宋明欽同被 召命明欽
先臣赴 召遽卽遊歸使臣雖已膺 命義當同歸
臣之卽今去就更無可論只有戀 君一念北望雲
天自切耿耿也嗚呼臣以愚魯譎劣過蒙 恩數濫
廁收召之列者殆四十季所矣守株迷滯之見縱不
能遽變若其愛君之誠根於天性義分之外豈無犬
馬之忱也哉是以聞 殿下一言之善則喜而不寐
一事之過則獲然如失今病且死矣當此陳辭非無

區區憂愛思所以畢忠之意而不但精力已消氣短
神憊纒綴文字斷續不成且伏聞日前 筵中屢舉
臣名 辭教有嚴臣方悚惕俟罪之不暇冒昧論列
義所不敢終未免含默而止臣之孤 恩負德大矣
益切自訟之忱顧臣所帶雖曰閒局一曹之長與佐
貳有別其不可拋棄癘病之臣閱日月虛糜也明矣
伏乞 聖慈諒鑑于茲亟 賜鑄改使臣得以安意
就盡千萬幸甚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初本末端

臣於昨冬憲長辭疏末有所進之言卽夫子克己歸

仁大舜精一執中之語而雜引經傳以爲之說蓋皆私意退聽天理流行而後仁與中可得而言實非臣之言耄也臣極知惶懼妄竊自附於格君之義真朱子所謂常談自有妙理死法亦有活法者也不知者觀之不過歸之歇後而 聖學高明若果劄着在心則亦庶幾 俯諒老臣之愚衷及承 批旨有曰留作座右銘又曰可不服膺臣祇拜莊誦此聖耿耿實冀有補於 聖學之萬一矣頃日所以處前贊善臣宋明欽事者誠非所望於 殿下之聖也處分又何若是之過也昔胡安國之言曰莫難釋者疑心也莫

難制者怒心也夫所以釋之制之者惟在觀理而已今雖全無知見之人若目之以受嗾則必勃然而怒羞媿欲死彼一等人猶然况明欽望實如何而承人風旨爲之語默決知其萬萬無此理也至於引詩之法本不拘於詩人本旨彼儒臣亦豈無所受而然哉先儒言子思於衛侯有君臣之義而子思言於衛侯也引小雅誰知烏之雌雄之語此乃周人譏幽王之詩也只論其各自爲是之意而已今若曰子思比衛侯於幽王云爾則是豈子思之本情也蓋亦斷然不近於理耳 殿下若當初觀理於聽言之際而平心

於處分之時則初無可疑况復可怒乎夫山林之士讀古書只知聖訓以中心爲忠而其心所存發之言爲而已 殿下初所期待者亦豈必謂其言之皆遜於 殿下之志也 殿下既借方寸之地導之使言言纔脫口便逆于心激惱之至 辭教過中至舉君君臣臣之義律之以天經地誼之科究其本情置出於愛君盡忠之意則此豈近似而亦豈 殿下假借導言之初心哉前後未安之 教幸卽反汗日月之夏人皆仰之是 殿下以人言爲是以辭教爲過竊觀 辭旨之間實不知并與 宸衷而廓然無滯

此恐 殿下疑未冰釋怒未山摧或不免畱存於心中而然耳緝熙之地涵養若至則事去心平必不有是也臣伏聞儒臣 筵陳之時 殿下有苦心之教禁令之下不得其詳而 殿下於辭令有此二字者非一二矣先儒言太過爲苦則固不是非病而竊揣聖意推類而言之則 聖教所謂苦心卽固執之謂也以精一言之一也以大學言之必誠之意也若所執者善而苦心在焉則可若所執不善而苦心做去則不可是以聖人之學一之之前必先精察之工誠意之前又先有格致一事今或不能察理之精而惟

屏溪集卷之八
一之誠之之爲則其不能出於純然天理之正者多矣終不得爲擇善之執而或有所不當執而執之至於疑怒之過中而不自覺察致害於涵養之本而有違於觀理之工矣此 殿下不可不加意而勉之也第此不必他求臣之前疏所誦諸聖賢之訓是耳殿下謂可服膺而恐不之如所 教矣若果於本源之地亟加精一克復之工推以至於十分地頭使此心能如大聖人清明純粹已私淨盡無有渣滓則應事接物之際天理之公觸處呈露大禹之若決江河由是也成湯之從諫不咈由是也伊訓之求諸道與

非道亦由是也而仲虺所謂人莫己若之訓非所可論也頃我 聖上有喜聞過之教凡百臣鄰莫不以大舜不嫌於無若丹朱之言而益勤舍己從人之德望於 殿下而近日事遽出不謂朝野之缺望爲如何哉臣與儒臣曾未一見而聞其人則熟矣蓋篤學愷悌可知其爲先正之賢孫夫士國之元氣况士之賢者乎其招徠之時誠禮之勤懇如何及厭薄之後辭旨之迫切如何 殿下所以好惡者頓變於一言之際此其故何哉不但此也數三儒臣次第陳疏而批旨皆不和平一併摧抑臣不敢知 殿下之激惱

果如何而至此之極也臣聞自前山林之人雖或有
觸拂之言未嘗不優容寬假此 列聖相傳之家法
也 殿下亦何嘗不一意遵守而今忽有是其失於
聖德者恐不淺淺也 殿下若於夜氣清明萬慮俱
空之時置心於公明通普之地試加思量則必却顧
而懺悟矣夫然後 特宣諭命更爲 敦召而除却
如臣之耄艾病廢者其他前日有招之諸賢并加
諭召致之 筵席日講義理以補日躋之工則實是
聖世之嘉會而亦可以上侔 孝廟朝彙征之故事
豈不有光於 殿下善繼之道哉幸 聖明另留意

也自念臣舊忝 殿下龍潛時職名及 嗣服之初
從宦數年而退屏田廬之後 殿下亦不以遐棄
恩命屢加 寵召頻煩于今四十季所則分義之外
犬馬之情亦豈微也哉守株之迷縱不能遽變若其
愛君之忱根於天彝不敢一飯暫忘聞 殿下事
之善則喜而不寐一言之過則漉然如失况今日事
有非偶然一時之過耶臣憂歎之至自不能已也

申辨 御製嚴堤防裕昆錄中指教先師文純

公二段語疏 丁亥

伏以惟天惟 祖宗眷佑我 宗祔我 聖上昨年

患候旋奏勿藥諸症告吉以至 太廟園陵循情展禮此已億萬季無疆之休況今 親耕親蠶三代盛典次第將舉而當 聖壽八耄之境躬行五推之禮究諸史牒前古所無千官蹈舞萬姓歌頌 邦國之慶寧有大於此也顧臣犬馬之齒踰八望九鬼事將迫向前罪名嚴重感伏訟愆當其中外焦遲之日無以前進承 候及夫 聖恩寬大曲加提念畢竟曠蕩之典至付軍銜而癘痼之極恆日昏零 翌瘳慶賀之時既不得尺疏遙忭今於 盛儀之行又不能趨伏路左仰瞻 羽旄之美與眾庶相告欣欣入臣

分義墜盡無餘只自悼憐而惶媿也第伏念臣以先師先正臣文純公權尚夏溫泉時事有不得不辨明於 聖聰之下者而前則不但傳聞之不詳身在罪籍既無陳彙之路晚始伏見 御製裕昆錄印行者其中二條雖不直著臣師姓名仰認 聖意有所指歸臣一伏讀之愴悵悶抑即欲仰首一鳴以明臣師處義之所以然也蓋臣朝暮人耳若無一言而死則不但師生大義至臣壞盡他日泉臺更何顏面歸見先師也然臣雖因赦典獲蒙 恩宥而嚴教特罪之下餘懷猶存况一時同罪諸臣罪名依舊獨何敢自

恕無辜而且爲師伸辨猶係臣私義唐突陳疏干冒宸嚴亦有所不敢焉者中心耿耿病裏呻嚙以至於今矣纔伏聞 大號溼汗免庶三臣俱被宥釋需澤有流臣若猶復嫌避終自阻於 大聖人善恕之下則臣罪尤萬萬矣謹將一疏百拜而進之伏願 殿下平心垂察焉嗚呼先師文純公上承斯文諸先正統緒淵源固已盛矣而以淵凝嚴毅之姿加微奧謹密之工內直外方之學繼往開來之功主盟斯道爲世矜式者三十有餘季是以我 肅宗大王禮遇寵眷終始不衰招徠之勤尊尚之篤特出尋常逮至辛

壬之際不幸爲羣兇所誣讎追削之罰及於身後我聖上俯燭其冤首雪其誣則 殿下亦已深知其道之可尊矣今於裕昆錄有曰顏子陋巷豈到饋遺又曰請招勸行予見溫泉顧此兩段義非淡奧雖鄉黨自好者亦皆知所以處之矣豈以先師之大儒而或有失於此也臣師五十季屏居窮峽相知者絕少而以當世大老適在行旅親戚知舊之在近邑者送助客廚雖或有之然其所問遺不過饌物壺酒之屬則饋之有辭何容却之孟子於辭於宋皆有所受以其有辭也受焉而不嫌况此飲膳不腆之物乎先師處

義非無所據而然也陋巷饋遺本無著見其受不受臣不得知之而顏孟皆亞聖其道一也顏子之所不受孟子必不受孟子之所受顏子亦必受之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今臣師之一二所受實無媿於孟子之道既無媿於孟子之道則亦豈有乖於顏子之道哉且先師行殿入對陳疏先歸儘有委折其時先師以先大王遠臨湯泉爲就近承候之計進詣行朝十里之地已自在道時連承史官偕來之命而以職名在身形迹難僂屢章異辭則聖考爲開進身之路特解本兼諸職臣師始乃入覲恩禮之

隆洽際會之昭融迥出千古行殿是日觀者灑然縷縷聖教諭以從行至於握手敦勉先師以老病難強仰對則先大王又教以雖不能隨駕徐徐上來先師對以聖教至此惶懼不知所達云蓋出處大義也如飲水者自知冷暖先師平日既有所自定者而隨駕上洛與行殿之一時登對其義有別此所以不能仰承恩諭者也是豈因人勸沮有所前却也設令有入而請招出而勸行者其人自不誠矣關先師何哉其時先師本意誠欲姑畱回鑿之前或更一番登對陳情懇辭終不得請則雖不能

仍隨入京擬將陪扈至天稷之間爲陳辭告歸之計矣不幸子病濱危急報跋至奄奄垂死之言只願一見老父之面臣師聞此方寸摧隕不忍不歸不得已畱疏徑歸還家之夕竟遭慘痛聖考亦爲之傷歎慰諭之旨悵結之意溢於批旨之間假使臣師始欲仰循隨駕之命情理到此不得按住則雖不遂初心猶不爲大何況初無奉承之言旋有慘毒之境是宜見諒於仁恕之大度是以枚卜之命特出於還宮之後繾綣之志亦發於御製之詩此可以伏見先大王不以此爲罪矣是皆殿下所親見

者伏想淵衷尚今記有之也凡此兩條在臣師所關非細何但臣師之冥冥有知者惶惑不安顧臣心焉結轡食息靡寧茲敢不避煩猥仰暴於仁愛之天伏乞聖明爲念臣師德行全備進退辭受之義初無疵欠之可言特回追咎之意亟示日月之叟益體聖考尊禮之意終不至殿下權輿不承之歎則在殿下繼述之美大有光焉其爲世道斯文之幸當如何也噫臣旣臨疏非無盡蘊畢義之忱而病甚昏昏意長神短且於爲師伸辨之章義不暇拖長爲說只將向上兩條不嫌煩複以明其不然或冀

屏溪集卷之八
聖明之照察而亦筆不從心語無倫脊只犯瀆擾干
嚴之罪惟 天地父母之財幸焉臣不勝惶隕之至
收議

太學儒生服色收議 辛酉

臣父母墳山在豐德地宅兆不吉將以四月三日開
破舊墓移窆泰安臣扶曳病軀寸寸前向到振威邑
店千萬意外禮曹郎以太學儒生服色變改當否事
枉辱 聖命顧臣蒙蔑之學本非與議於 詢問之
列而今又使銜 命之臣辱宣於店舍陋穢之地尤
不勝驚惶媿惕也第伏念儒生服色之變紅服青只

爲青衿之義而將欲改服青袍耶臣姑不得知而臣
竊嘗聞先師先正臣權尙夏昔在 顯廟朝以太學
儒生疏請太學生改服襴衫特令施行卽因故相臣
閔鼎重赴燕之行購得襴衫古制而來時適歲飢因
循未舉云臣尋常慨恨於此制之不行矣未知今日
泮儒之累請於師長師儒之臣所以陳稟於 筵席
者其意亦或在此歟教胃之道固先於飭正身心而
衣冠制度所係亦重 先王爲治未嘗不眷眷於此
矣卽今太學儒生所着紅團領旣非青青子衿之義
而以其泮儒之所服故赴舉儒生亦同其服使朝士

之紅團領為賢館士子之元服摺紳章甫服色無別殊沒義意固宜變紅服青而青衿之制今無其傳曷若襪衫之為可服耶襪衫之服其色既青其制有法朱夫子與淡衣之法服並列於三加之服固可為儒士之盛服况我大明高皇帝掃除胡陋之初以此定為大學儒生之服高皇帝愛禮之盛誠高出百王而在我從周之義尤豈非致意者耶當日泮儒之疏請顯廟之許服者想亦有意在耳雖係衣服之末而尊周之義實在於此繼述之道亦在於此唯殿下睿照焉臣既承辱詢之命不敢以陋淺不對

而行路潦卒語不成文尤不任惶媿之至

大報壇 毅宗皇帝並祀當否議 己巳

臣病伏垂死中禮曹郎官辱臨窮谷宣示今月初二所下傳旨臣祇奉莊讀讀至未半不覺心肝俱聳也竊仰 聖志卓然實出於尊周大義顧我東血氣含生莫非 大明子遺則孰不欲贊揚於 盛禮之克舉耶先正臣文正公宋時烈臨沒托門人先正臣文純公權尚夏并祀 二皇於華陽即今 萬東祠是也時烈之必欲並祀 毅皇者蓋為國君死社之義而况以正史所載者觀之 毅皇愍眷小邦無異

於 萬曆再造之恩 聖意之并欲報祀揆以大義
尤似不可已也臣之魯劣何敢與論於 邦國大禮
而既承 俯詢亦不敢虛辱 王人謹以數語昧死
以 聞益增悚慄

大報壇 神 毅二皇帝位次議

即者禮官又臨宣 聖旨持詢二 皇帝位次排定
之議臣本蒙學全昧 邦國典禮願何敢容喙於莫
重莫大之禮耶第昭穆之制三代盛典若能一變西
上之謬以復古禮之正豈不誠美矣今此昭穆之論
似亦出於存羊之意也然 皇朝太廟既不得用昭

穆之禮則茲者只祀 兩位似無昭穆之可論矣况
神宗皇帝本非 僖祖東向之位而祖孫並坐又無
嫌於昭穆之舊例耶以臣淺見所謂東向北向之說
於此而未知必合於禮意也臣謹依君大夫有問則
對之義不敢虛辱 王人而誠難免懸子汰哉之譏
也臣不勝兢惶之至

文文山天祥真像別祠五國城或配享於武侯

廟議 庚午

臣本愚昧知見素蔑每當 國家典禮輒蒙 詢問
之 命惶媿之極竇莫知仰諭也第文天祥貞忠大

屏溪集 卷之八
節昭乎日星萃乎山嶽百代之下孰不聳動瞻仰今
此遺像得脫腥塵流傳於我東衣冠之邦者已是奇
事而 聖教將欲立祠於五國城下其體得文山之
意誠出尋常萬萬文山精靈必有知於冥冥能得侍
於二帝塚傍則豈不悲咤感激以爲千古之幸也耶
但會寧在邊城數千里外京師士民無以觀感而興
勵且今世衰道微人心苟賤氣節掃地尤思所以激
勵之道若更摸一本擇城外閒地又建祠妥奉使一
代士大夫人人得以觀瞻以爲慕尚之地則亦足以
立懦勵頑之一助矣至如陸秀夫之苦心忠節實與

文山無異而文山則因其真像之適來有此祠奉之
議只以忠義之同而並欲祠享則何獨陸丞相一人
耶臣之愚見如此伏惟 上裁

賢嬪喪

大王大妃服制議

辛未

賢嬪宮奄忽薨逝伏惟 聖心止慈 靜攝之中舊
愴新悲益損 宸念中外臣民驚愕之極尤不勝憂
焦之枕意外禮官以 大王大妃殿服制 詢問之
命至及賤臣臣自顧蒙蔑素昧禮學而况今情地兢
感疾病且苦其何敢妄自論列於莫大之 邦禮哉
第念帝王家以統序爲重雖有繼體之義然祖孫天

倫也名實一定不可孫變為曾則孫婦服總禮經昭著雖使臣循例獻議區區愚見豈外於此而清問之下不敢陳說仰對以增罪戾尤伏切惶隕之至

大小國恤 廟社祭祀時用樂與習樂及小喪

卒哭前軒架鼓吹排設當否議

壬申

臣病伏礪壑與死為鄰千萬意外儀曹郎承 聖旨以 國家大小喪習樂用樂與否來 詢臣少而無聞老益荒廢況於 邦禮之重尤何敢容易論列哉第伏見儀郎所示文字其論 列朝大小國恤時用樂與習樂已行前例淡得禮意唐臣顏真卿論周禮

大司樂註藏樂釋樂之語以為哀重者藏哀輕者釋凡 國恤卒哭後大祭祀時雖不得不一例用樂習樂一節從 國恤大小進退其限者不失輕重之義實無更論之端至於郊社之祭王制越紼之云蓋言國君雖未葬而猶不敢廢祭也然程伯子以為越紼似太早雖不以卑廢尊葬而行之亦可叔子則以為禮言越紼此事難行橫渠張子亦言以非禮見於上帝不如無祭越紼既著禮經雖不敢以卑廢尊祭於郊社其必用樂固不可知且人君以天地社稷之主在殯未葬雖有所重至於用樂終覺不安祭雖不廢

屏溪集卷之八
樂則懸而不作參以先賢訓義揆以人情禮意誠似無失皇壇之祭其禮亦應與此無異而若軒架鼓吹設於駕前雖是輕喪無論卒哭前後事係當寧異於廟社大祭之用惟在聖上一時處分限服前勿設亦豈不合於情禮也哉

長子三年服復古禮當否議

臣本蒙陋禮學又踈而每當邦禮之議輒辱詢問之命惶隕震越罔知攸對第伏念爲長子三年周公著之於經朱子服之於身蓋於子期於長子三年者加服也此通上下互古今之大經法也而時

王之制無論長衆一例服期未知當時纂輯之臣何意而若是也今聖上慨然有意於追復古禮此非目下講行之事而欲爲萬世不刊之典者意甚盛也然禮者天理之節文義意謹嚴條理精細是以經文不盡言者傳言之傳之所不盡者註疏又詳之後之論禮者必上下參究俾盡毫釐而經變綜錯之間猶患有失况帝王家典禮尤難輕議者乎今必欲釐正則使知禮諸臣且就經傳註疏參以先賢諸說考究看詳以爲盡善盡美之圖焉臣既承聖詢不敢不略此仰對而老病昏謬不能證明於聖賢文字導

房漢集卷之八
揚敷陳尤不勝惶媿之至

因 宗廟祭享時 王后位出主宮闈令爲之
故仍廢出主之禮當否議

以爲臣癯老病伏之中意外近侍銜 命辱臨草莽
以 筵中下教詢及丁寧臣伏念 宗廟典禮既重
且大臣本禮學空踈無所知識而况今病思昏迷何
敢有所論列仰對 明命哉第出主祭祀之大節朱
子家禮小小節祀亦皆出主此雖私家之禮其重若
此則 王朝之禮尤可知也孔穎達謂宗廟北壁爲
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唐開元禮宗廟有

事必皆出主自古以此爲重者豈無所以然哉 國
朝太廟祭時出主誠有得於禮意而但 王后位宮
闈令之出主雖曰 皇朝之制刑餘之賤猥近於
列聖陟降之庭誠大有違於謹嚴之道自前有識之
論皆謂合有變通而事係 太廟不敢擅議今者
聖明有此改革之 教典禮之失今可歸正矣臣不
勝欽歎萬萬也宮闈令既不可用則別出 王后位
出主執事以行其禮君臣之義無異父子雖外廷之
臣於 王后位執事似無不可而猶或爲不可則以
宗臣差出其在禮義事理誠合便宜至於因宮闈令

之故而仍廢出主之節則豈不大有欠於享先之禮也臣尋常於此有慨然之意適承 下詢之命有此仰陳誠不免汰哉之懼也伏願 聖明更加博詢於知禮諸臣而進退之也

皇壇從享當否議 壬午

臣年至大耋病癘神耗近添新恙委頓牀席不意今者禮曹郎官遠臨草莽以 皇壇從享事特勤 下詢莫非 聖上 京周一念寤寐不忘也臣竊不勝欽仰感歎而典禮當否臣方病思昏憤無以仰答一二殊非前日有 問則對之義也臣益增惶隕悚惕

之至

書啓

注書南鶴老傳 諭後書啓 庚午

臣為承 行殿起居昇到新昌邑村舊患痰疾猝作不得前進承 候退與田翁野叟瞻望 羽旄只切歡忭之忱千萬夢寐之外史官辱臨傳宣 聖諭辭旨隆重特舉昔季故事勉臣以繼先師之道臣祇拜莊讀仰戴 恩數不覺感涕之交頤也至於一見之教臣以至庸陋之姿處微末之地蒙被不常有之盛眷惶隕震越益不知所以仰對也念臣以世祿之

喬本非山野高蹈曾於官職除拜隨例隨行而數十
季來猥辱 恩禮節次推遷所叨職名千不近萬不
似之故媿懼之極不敢褻瀆名章每抵死辭避在臣
雖出於不得已之計而揆諸分義則前後負犯萬殞
難贖臣心之尋常惶懼有不可言第君臣父子也臣
非木石之頑一近咫尺之地以瞻 日月之光豈非
臣平生至願况今 仙仗邇臨辱召斯勤尤豈不欲
謁蹶趨承而上所云不敢當之職名尚着在身 聖
上雖有不以職 召之之教而職名未遞之前愚臣
自畫之志終亦不敢轉改 恩召之下不得趨 命

惶恐隕越之至謹當以一疏待罪云云

翰林洪檢疏 批傳諭後書啓 壬午

臣一疾半載沈淹瀕死所叨 寵命久拋草莽自揆
分義病裏惶感謹以文字仰冀鑄免今於千萬意外
特 命簪筆之臣遠宣 批旨十行絲綸光動蓬華
視遇之隆迴踰常例勤款之 教至及臣弟相對感
泣不知死所而末又使之幡然登途此何等絕異之
恩數乃施之於蔑裂之賤牀簀之身驚惕震懍只增
隕越莫省所以仰諭也臣三四十季以來屢奉 恩
旨召命頻煩而寧伏誅罰不敢進身者只效虞人之

義自甘溝壑之顛則况今 聖上以待賢之禮待之
臣於是尤何敢承當也哉第臣於 聖上何不欲來
見鳩杖之君之教奉讀未半感涕自零噫君臣之義
根之秉彝臣非獨無則承此懇惻之 旨豈不欲一
瞻 天顏以效葵忱况又 聖上教以輔我 東宮
輔導二字非臣庸陋所敢擬議然得近 离日之光
仰觀岐嶷之姿亦臣區區延頸之願而只緣狗馬賤
疾日以益篤飾巾待盡跬步蠢動斷矣無望死非所
恨只是孤 恩負德之為可恨也瞻望雲天但有哀
涕而已云矣

翰林李滄

別諭傳諭後書啓

癸未

臣近又新添疾病朝夕待盡忽於千萬意外史官臨
辱傳宣 聖諭 天札昭回德音鄭重至有諭臣之
弟歸傳 聖意之 教臣弟時未及歸雖不能詳承
聖教恩禮之隆別是曠絕臣是何人乃敢當此臣於
呻嚙之中惶懼震越莫知為諭也嗚呼區區邱壑之
守前後血懇殫竭已盡今不敢更事瀆擾而提諭昔
季道語今時諄諄若慈父之詔迷子臣非木石能不
感涕第此賤疾舊崇挾感新證更肆危篤凜綴轉側
須人此 王人之所目擊也使臣雖有可進之義即

此病狀萬無蠢動之望瞻天之願延頸之忱無路自
遂 恩淡河海未效塵露之報身淹牀第亦違犬馬
之誠生而負德死將飲恨遙望 宸極徒切悲實如
能賴 天之靈復尋生路謹當更控文字以俟 矜
察

溫宮

幄對時筵話

庚午九月十八日以
扈駕戎服入對

隨偕來史官至溫泉 行宮外史官先入則才已
召對矣俄命該曹即付軍職史官出來使之入 對
臣進詣 筵席俯伏 上曰進前臣進伏 上曰欲
見顏面舉笠也臣暫為舉笠仍為俯伏 上曰一欲

見之者久矣今始見面可喜臣曰君臣之義根於天
性臣非木石之頑亦豈無一瞻 天顏之願哉 朝
家每以格外 恩命召之又縻以不敢當之職微賤
小臣自顧媿懼不敢為一進之計咫尺 天威無路
一瞻耿耿者每切于中矣今聞 大駕來臨溫宮臣
分義所在不敢偃伏私次進到中半為承聞 起居
計矣千萬意外曠絕之 恩至今史官偕來又特解
職名臣逃遁不得隨史官之後至登 筵席仰瞻
天顏不但 恩數之榮感無涯在臣私分喜幸曷諭
又曰伏聞 聖候欠寧至有浴溫之 行數百里

鑿輿之行誠不勝憂慮之忱今到行殿之下伏聞
玉候無損臣民歡幸曷可仰達語未了上曰何以
不爲從仕臣曰臣以世祿之裔何敢不仕自少家貧
親老本爲祿仕半世爲舉子業凡於蔭職有除輒仕
千萬意外所被爵名萬萬不稱媿懼縮慙不敢承當
輾轉推遷非臺職則講銜畢竟有除而輒辭乃反或
似高蹈臣之蹤迹亦自可笑上曰曾前果從仕耶
臣曰初仕王子師傅而所除守令無一不仕上
曰除王子師傅在何年間而在李世煥前耶臣曰李
世煥之後也上曰有甘盤舊誼也臣曰臣於丙申

丁酉季間帶王子師傅而其時先大王患侯彌
久殿下連在侍湯中故一不得開講甘盤舊誼臣
不敢當也上曰予今衰暮且有疾病不得爲趨程
工夫而進善閒居講學久矣欲聞好言語耳臣曰臣
才識淺短工夫蔑裂有何言議可以裨補聖德耶
昔年臣師先正臣文純公權尚夏進對於肅廟也
以精一心法誠正工夫仰對之又以朱子直字之訓
敷演陳說肅廟一一嘉納矣聖人相傳之學無過
於此先師以先正嫡傳邃學所陳亦止於此則臣何
敢更有他說哉臣於今日誦陳於殿下之前意非

厚溪集 卷之八
偶然 殿下亦體 肅廟嘉納之意更取臣師舊說
一一體行之則豈不有光於繼述之道哉 上曰所
陳之言誠好誠好臣又曰先正臣文正公宋時烈臨
沒謂先師文純公權尚夏曰學問當主朱子事業則
以 孝廟所欲爲之志爲主蓋先儒以爲朱子集羣
賢而大成又謂朱子孔子後一人朱子平日工夫以
居敬窮理實踐三事爲學小學大學工夫無不在是
且朱子之書地負海涵義理之千頭萬緒莫不明焉
治平之道修攘之策亦莫不纖盡備具又與我 朝
世代最近時勢相類其爲言議亦若津備於今日臣

願 殿下必以朱子爲師以爲究竟法焉 上曰師
法朱子之言尤爲精切的確可不畱念臣又曰 孝
廟所欲爲之志卽今日大義理先師亦嘗以是陳勉
於 肅廟者也固知 殿下亦於 肅廟密傳心授
而及至昨年增祀 大報壇之後 殿下於是義益
大彰明矣然必知是義之不可無於天地之間亦不
可忘於一日之內雖不能一朝奮發能伸 孝廟之
大志朱子所謂含冤忍痛迫不得已之心者常存諸
胷中使天經地義無墜於地則亦可爲扶植人紀之
道也 上曰春秋之義予亦不忘于中常恐或墜而

所陳又如是豈不體念知 經筵申晚特進官元景
夏承旨黃景源等迭言儒臣之言甚好宜 殿下之
體念 上曰儒臣之言真儒者之言誠欲以此等言
語一聞之於元良進善隨我上去見元良可也臣曰
春宮春秋長成 睿學日就臣每聞之心誠喜幸每
切延頸一瞻之意但所帶之職千萬不似不敢一進
矣 上曰予今來湖西以何物歸遺元良耶得一儒
賢以遺之則豈不好哉臣起而對曰 殿下所教則
誠好矣若得真箇儒賢使置 春宮左右以輔導則
春宮自有敬憚之心而講論義理必多裨益若如臣

萬萬不似魯鹵蔑裂之類使之侍講於 春宮必將
以爲所謂儒賢如是而已只有輕士之心矣何益之
有哉今世儒林讀書講義可以當此任者何限 殿
下誠心求之則必有其人何可以如臣醜差擬議也
臣誠不敢當也 上曰過矣過矣何乃過辭至此古
人有載之後車之語同爲上京豈不好哉臣曰載之
後車何等盛事而臣曷敢承當者哉千萬惶恐 筵
臣迭言 聖意必欲同去誠好而自 上若誠心篤
勉則儒臣亦豈終不上去乎 上曰予不必強迫而
爲之若以同予上去爲難則先予上去好矣後予上

去亦好矣俄者之言以職名為辭予不必以職縻之上去之後若以久留為難予亦許歸不少強迫須隨意為之而必得一番上去見 世子時時講學則豈不好哉臣曰 上教若是勤懇如使臣一任可以堪此任者則臣何敢為飾讓之計而臣之所陳實出於實情冀 殿下之下燭焉 上曰不但予縷縷言之進善亦豈無欲見元良之心乎臣曰臣亦俄以延頸之意仰陳之矣 下教至此臣更以何辭仰對臣誠不敢以終不得上去之意仰達矣 上曰今乃許之可喜可喜以此下 下教反復縷縷不止少間臣退

伏承旨及諸臣迭相奏對 上命承旨呼書 傳教蓋以今番行幸依例蠲減事而 傳教中有勞民等教元景夏曰 國朝以來蠲減之澤無如 殿下臣可以歷數而陳之而 聖教每如此甚非誠實道理况為民 下教每過加眷眷旋使民習漸頑臣竊不以為然 上曰豈其然乎予有何恩澤之及於民而眷眷之言何以至於民頑耶可以質正於儒臣此言果如何臣起而對曰文王視民如傷眷愛之至意也愛民眷眷何至於民頑也且雖有惠澤之及民者每若無所惠焉者益光於謙德庸何傷乎 上笑曰儒

臣之言果是矣景夏曰臣則於儒臣之言不能淡服矣上曰進善進前臣更進伏上曰心之憧憧往來自是心之病也頃日謁聖試士之日粹然雨下慮其多士之霑濕而傷也心憧憧不能忘也凡於心之所係憧憧難忘何以則可去此病耶此病非醫者之可治欲問儒臣而治之矣臣對曰殿下不諒臣空踈之實下問及此臣誠惶恐心是該性之器而敷施運用之故凡於事物有感輒應念慮之萌發固也審其善惡去惡而爲善者即治心之法也不可徒以念慮爲病也以聖教言之爲多士霑雨而爲念

則此實善念也何可以心之病爲言耶易之言憧憧爾思者指私意之感憧憧往來者言之耳當事而思豈可無之然憧憧往來則爲心之病先儒言心爲一身之主宰敬爲一心之主宰而又謂主一無適之爲敬治心工夫不過於敬此雖陳腐之常談殿下想亦尋常下工者而此外別無新妙之法自堯之欽明湯之聖敬日躋武王之敬勝怠莫不以敬爲主以至程子則專以敬爲一內外貫終始徹上徹下之法朱子又發揮敬字之義十分無餘治心要法莫過於此殿下亦宜留意於此上曰所言無非切要之言但

非不知之而每患忽忘終不得力况此衰暮尤難用力矣臣曰 殿下知之而不能用力則此不可以言語可爲也誠篤做去而已衛武公年九十猶作詩自警 殿下春秋雖至倦勤比武公則大有間矣豈可以衰暮爲辭也 上笑曰衛武公氣質剛毅老而不衰豈後人所可擬哉臣曰先儒言血氣有時而衰志氣無時而衰豈可以血氣之強弱爲言哉性理也理則本善堯舜與路人一也惟氣質則聖凡各異心是所稟之氣之精英單言之則亦不無清濁粹駁之殊故自生知以下則皆有變化之工然後可以爲堯爲

舜子思於中庸明言變化氣稟之意而呂氏之說亦詳且明故朱子既進之於時君又編入於中庸章句臣亦願 殿下於此而十分留意焉且人皆可爲堯舜者只是變化氣質而其本只在於治心治心之要亦在於敬而又必用子思所謂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工可矣 上曰言甚切至可不留念仍又 教曰俄者既許上京可喜須勿食言儒者豈可虛言乎臣曰臣固不敢以不能上去之意仰對而臣犬馬之齒已迫七十疾病常苦亦不敢以何時上去仰對矣 筵臣又言儒臣之言既如此豈不上去乎 上曰雖

如此有以病陳疏不來者矣奈何又 教曰吾當上去以待之矣臣俯伏 上曰閒居自便此等服色許久拘束想必難堪先又退出可也臣趨出

呈狀

判決事贊善病重上去不得事奴名狀

右謹陳所志矣段奴矣上典七月末 除拜掌隸院判決事九月又承兼侍講院贊善令即乘駟上來事有 旨是白如乎矣上典衰病癯廢不得上途之意前後陳書惶恐俟 命是白如可前月二十六日祇受有 旨據巡營關辭是白置職名未改 召令愈

孳教是卧乎所矣上典驚惶震越不知死所而但今癯老沈頓之外近添寒感頑痰上結咳喘連作食飲不順轉側須人以此病狀萬無扶曳登途之望是白乎所隸院廢衙已至五朔之多 胃筵華銜又添虛縻之罪矣上典呻痛懷咎不遑調治目下情勢萬萬惶悶是白乎旒拜章陳情亦無自力之勢乙仍于茲具實狀仰訴爲白去乎情由參商教是後矣上典本兼諸職並即遞改俾便私分事登時狀 聞冀蒙變通之意乙轉報營門事千萬望良

屏溪先生集卷之八

